

說部叢書

初集
第四十八編

煉才爐

政治小說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五 彩 家 庭 教 育 畫

現 出 三 册

文 字 淺 白。圖 畫 精 彩。

與 本 館 出 版 之 兒 童

教 育 畫 相 輔 而 行。饒

有 趣 味。洵 幼 童 之 新

玩 品。無 形 之 良 教 師。

每 册 七 分

壬 七 三 二

丙 午 年 四 月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二 年 十 二 月 再 版

(煉 才 爐 一 册)

(每 册 定 價 大 洋 貳 角)

原 著 者

英 國 亞 力 杜 梅

譯 述 者

平 湖 甘 永 龍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北 京 保 定 奉 天 龍 江 吉 林 天 津 濟 南
開 封 太 原 西 安 成 都 重 慶 安 慶 長 沙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桂 林 漢 口 南 昌 蕪 湖 杭 州 福 州 廣 州
潮 州 雲 南 香 港 貴 陽 南 京 蘭 營

★ 此 書 有 著 作 權 翻 印 必 究 ★

前 清 宣 統 三 年 四 月 初 三 日 呈 報 五 月 十 四 日 註 册

序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又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於虛。豈不然哉。豈不然哉。方譚德斯少年氣盛。既見知於居停。復乘順於境遇。欣欣然自以爲得此已足。幾不復知人世間有艱難困苦之事。而其居恆固。亦惟是長日孳孳。勤敏以務本業。外此輒直情徑行。孤立無與。而於世路之崎嶇。人情之險詐。漠不加察。一切以度外置之。心目中無復有名譽之想。與黨派之見存。使終其身安常處順。晏然而爲番龍船主。則亦長爲庸人以沒世焉已爾。惟不幸而見陷於讎家。長繫於狴犴。乃獲邂逅番蘭。傳授心法。藉以開拓心胸。增長學識。迹其槩。與我國漢書所載黃霸繫獄。從夏侯勝受尙書事。頗相類。而尤詼詭可喜。由是而險阻艱難備嘗之。人之情僞盡知之。千辟萬灌。艱

苦卓絕。始煨煉而成有用之才。古所謂晏安鳩毒、憂患玉成者。其信有之乎。不然。何其遇之奇也。方今我國志士居恆無爲。輒相聚慷慨而談天下事。徒觀其指天畫地。軒眉搯腕。忠義奮發。幾若雖臨刀鋸鼎鑊。曾不足以動其心。餒其志者。洎小有摧折。其痛苦固常人所能忍受。非有所謂創鉅痛深者而已。搖手裹足。動色相戒。嚮之客氣。遽齋然一泄無餘。後此迄委頓不可復振。於虛若而人者。以視番蘭與譚德斯。其賢不肖爲何如也。至獲窖金一事。特此書之線索。與其結穴。而非正意。故不具論。第爲之揭其要旨。而定名爲煉才爐。以諭觀者。庶幾我國之志士仁人。相與借鑑於斯。資爲法戒。無才者勉之。有才者益加奮焉。雖然。番蘭其尤不可及也夫。

光緒三十二年四月下浣山陰金爲鶴笙甫序於商務印書館之總編譯所

題辭

熱心冰透那堪論。天地爲爐。熨不溫。我固無才人。復爾幾回展卷。欲銷魂。羞言愛國與憂時。抹月批風。一味癡牘。有憐才心。未死其他。臣醉不能知。安危須仗出羣才。潦倒新停濁酒。盃緩死須臾。觀德化願身成骨。骨成灰。却憶新遷粉署郎。十年樹木費平章。南薰恰未秋風起。遮莫蒹鱸思故鄉。看朱成碧。兩迷離。不是心花。是血絲。弦外餘音。文外致。箇中消息。竟誰知。先烈休譚軒與夔。有生若箇不騎危。前途我爲神洲祝。薪膽無忘在莒時。

山陰鶴笙甫金爲

煉才爐

第一章

西歷一千八百十五年。法蘭西馬耳塞步。有帆船名番龍者。以靈速堅美名一時。船之資本家曰馬勒爾。公正誠篤。褻然爲地中海船業之弁冕。身自駐步。而以船託諸李克來者。俾代爲船主。副李者爲譚德斯。時譚年猶未冠也。番龍自意大利駛歸國。李猝患腦炎症。道卒。遺命譚繼己任。同儕咸悅服。惟貨物總管鄧格倫者。性陰鷲。而雅善趨承。素爲曹輩所鄙夷。長於譚六歲。見譚將躡踞己上。妒之甚。百計尋釁。譚心不能平。一日舟過克利門島。誘鄧登岸。欲委而去之。鄧遜謝。僅免。然妒如故。且憾益深。

方李克來之道卒也。適值法故王拿破崙潛謀復國之時。蓋拿破崙黷武窮兵。政繁賦重。晚年一敗塗地。被放。愛來巴島國人絕之。使不得歸。是說也。布爾奔氏王權黨。

中人主之。其有袒拿者。則曰拿黨。二黨分道揚鑣。如冰炭之不相入。常是時。拿黨已潛布陰謀。欲倩拿破崙微行返國。一俟與惠靈吞商訂條約。後即可舉行。惠靈吞者。滑鐵盧之戰。大挫拿軍。人所稱爲鐵公者也。

李克來亦拿黨中人。恆爲之往來傳遞密耗。不唯馬勒爾不知。卽同舟諸人亦莫之知。及李疾亟。自知不起。乃出一函囑譚德斯親赴愛來巴島。貽拿破崙。隨行軍官護屈倫書達之後。卽以裴覆書費回法國。謹諉者再譚時少不更事於拿黨陰謀。罔察未之前聞。遂慨然諾之。誓不相負。李既死。譚銜其遺命。以往果於裴處得覆書一紙。爲之寄於奴爾。登奴爾登者。法之巴黎考皇街人也。

時鄧格倫在舟中。密調譚之動息。雖未能深知。書中之委曲。而譚之往返投遞。則歷歷覽之。瞭如及舟抵馬耳塞。步馬勒爾款接。良殷。情誼優渥。一適李克來遺言。許譚德斯實授船主。而鄧格倫以素誕之名位。一旦爲譚所攬。心益怏怏。

譚性至孝。舟抵步後。卽歸省厥父。厥父嘗稱貸於鄰人。耿特及期未償。且受迫復頓。

懣無地盼子歸甚亟。蓄目者已三閱月矣。譚歸爲之如數償。訖並述已超擢事。厥父大喜。殊出望外。譚又往見其已聘未婚妻曰梅。西塘者。梅蓋西班牙人也。女之中表行。有名拂爾南者。其狀頽而長。時年二十二。登門自陳求婚。意女固却之。曰。身已許譚。德斯何可易也。曰。卿之所欲如斯而已乎。曰。譚德斯而爲吾夫也。外此復何求。曰。然則卿之鍾情於譚。德斯固自信始終無間矣乎。曰。吾身一日不死。則此情固一日間。間也。拂聞言徐俯其首。旣而長歎。旋起立直視曰。不幸而譚死。將奈何。曰。願相從於地下。曰。又不幸而譚負汝。且奈何。則旣脫口而答曰。彼不吾負也。彼不吾負也。言畢。徑出拂。連呼曰。梅。西塘。梅。西塘。方謹嗽。聞譚推門而入。女笑曰。吾言如何矣。譚果不吾負也。拂神氣消沮。齒齟齬。然隱含毒螫。意返身就椅。不發一言。譚入見女。溫麗可念。鬢髮如雲。肌膚瑩澈。著短袖。衣自腕至肘。尤潔白如玉。纖手握花。朶長裙曳地。纖纖作細步。不覺神爲之奪。握手殷勤。各道衷曲。繼又聯臂歡笑。時心有專注。又滿室日光照耀。眩目不見有人。斗一回首。瞥覩一人。嗒焉唐喪。以一手按懷中小刀。

而坐。

譚急白曰：幸恕吾倉卒登門，未覩嘉客。因問梅此人爲誰。梅曰：此吾之至友，而又爲中表。行舍吾子而外，更無知好勝渠者。譚曰：若是則亦某之至友也。言至此，二人猶握固不釋。拂擗蹙不發一語，揮手竟去。適爲鄧格倫耿特廬所見，邀赴酒家飲。鄧偶憶及譚德，斯驟擢船主事，乃以言挑拂曰：梅西塘之姻事如何矣？時拂酒已半酣，方啓口欲答，忽見譚與梅聯臂偕入。蓋翌日卽爲二人合卺期，同來邀赴賓筵，致辭畢旋去。拂長歎不語。鄧時已醺醉，目注耿特廬良久，耿復酌以巨觥，乃重題梅西塘事。鄧明知拂含妒害意，力思有以啖之。乃曰：譚梅之相愛好，由旁觀者視之亦殊可厭。苟如吾策，欲離邊之亦良易耳。拂曰：子休矣。彼曹之相愛好，殆惟死始可以問之耳。顧譚死則梅亦不獨生，奈何？鄧曰：愚哉！生離之與死別，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生者之於固，固與死者之於邱壠，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然則子旣欲尼其婚事，姑俾之生，離可耳。耿急問曰：譚有何罪而若能致之於狴犴乎？鄧微哂曰：僕能之。繼又搖

其首謂拂曰此公之事非僕之事也拂曰公能致之於狴犴僕惟公命無不樂從鄧乃索紙筆以左手書曰

有譚德斯者嚮爲番龍船之火伴自船抵義大利之那不勒斯及佛羅稜薩步之後有人曰摩勒者授以一書澆寄於暴主拿破崙卽由拿破崙處得報書爲寄於巴黎拿黨中人拘訊自獲實據或於其身畔或於其父許或於番龍舟中之臥室均可搜獲罪狀告者爲政治宗教起見不得不爲全國人民發奸摘伏幸執事垂察焉

書畢自讚曰若是則子之仇可復而又與子絕無波累不亦美乎耿特廬曰策佳哉然而設阱陷人君子不取所爲若此可恥孰甚鄧曰子言誠是僕書此聊博一粲耳甯眞爲之乎矧以譚之馴謹卽不幸而見害於他人吾儕猶將哀矜之弗違詎肯身陷之乎於是手自摺疊所書擲諸屋隅而與耿偕去臨行返顧猶見拂爾南俯拾是紙徑投警署也

第二章

翌日爲譚婚期。番龍資本家馬勒爾。以譚年少而行愿。雅愛重之。不惟擢之使主一船事。並伙助之。俾亟成嘉禮。是日賀客盈門。馬勒爾及譚父皆大悅。惟拂爾南則神色懊喪。本然不發一言。未幾。新婿新婦。躋堂參謁。譚之右爲馬勒爾。左爲鄧格倫。梅西塘則坐於譚父與拂之間。午後嘉禮已成。拂見梅倍益嬌豔。始而瞠視。旣而微歎。又旣而兀坐於窗側之籐椅上。不知者幾疑爲傾矣。俄聞足音雜。還由梯而上。又聞兵刃之聲。鏗鏘互擊。殊可駭怖。繼聞以刀柄扣門者。三座客益愕。相顧門外一警吏入。後隨警兵四人。官問誰爲譚德斯者。譚卽毅然起。應曰。譚德斯卽吾是也。子何爲者。官曰。奉命來拘汝耳。譚色稍變。曰。僕何罪。而見拘。曰。此不能預告。姑待臨鞠。汝自知之。於是擁之下樓。納諸輿中。兩兵夾坐。竟投警署去。譚父竭蹶尾其後。然無術挽救。俄傳聞被人告發。謂係拿黨中人。故被逮云。於是歸告座客。均爲之稱冤。不置。梅西塘私念。以棲梁之燕。齧變爲罾網之鴻。離合難知。吉凶未卜。不禁泣數行。下耿特廬。附耳語拂曰。疇昔之計。汝實行之乎。吾誠不忍見譚父以風燭之殘年。而傷心愛。

子吾更不忍見梅西塘以窈窕之淑女而抱痛良人是皆汝之罪也吾必爲彼顯白之鄧格倫急挽其臂曰愚哉汝顯白之試思汝能否置身事外且彼能否藉汝一言遽脫然無累乎彼泊舟愛來巴島竟日此固衆人所共見共聞又安保其必無傳遞私書之事設日後勘驗得實科汝以知情不舉且從而袒之之罪豈非自貽伊戚乎耿笑曰唯唯前言戲之耳我躬不閱遑恤他人乎遂一笑各散

自譚被拘後番龍船無主馬勒爾卽命鄧格倫繼之鄧如願以償意得甚第惟恐譚不久釋出耳

譚之婚讎旣以鄧一書而中廢乃同時又有以譚之事而中輟其婚讎者則費立福是也費立福者馬耳塞之太守也少年英敏深通律法其父拏登故爲拿黨中人費深恥之力反其所爲大獲法王之信任是日方迎娶名家女聖美蘭爲妻吉席稱觴賀客雲集笑語雜沓間忽有某侯爵謂之曰凡有益於國家足以爲人所矜式及蓋汝父愆者汝其勉爲之費蹙額微哂曰吾父今已一改其疇昔之行於政治宗教間

均可謂不侵不叛之臣。某之行事。當爲國人所共諒。惟有熱誠愛國。藉幹父彛耳。侯爵曰。誠然。君苟矢心王室。王詎薄待君。卽如今者。王於君之婚禮。亦可謂寵錫備加矣。又曰。設有拿黨中人。爲汝所拘。冀幸免於罪也難矣。言甫竟。而拂爾南之舉。發至於是。立遣警員往拘譚德斯。蓋其心正欲藉此以表其愛國之熱誠。且可以更邀法王之恩寵也。

費家資富饒。年二十七。居高位。其所娶婦聖美蘭。豔而多財。父兄皆顯宦。威望赫奕。奩贈之豐。值銀六千鎊。迨父身後。尙有應得遺產二十餘萬鎊。其處境不可謂不優。所不能無介介者。則以其父嘗爲拿黨耳。

第三章

費於是出見拂爾南。盱衡厲色。尊嚴若神。有總警長一人。鵠立以俟。拂既見費出。疾趨而逆之。費和顏而語之曰。汝書所云甚合大義。惟譚德斯究屬何等人。所謀者何事。願明以告我。拂對曰。譚德斯乃番龍船火船。故往來於亞勒散得力阿。及士每拿。

諸港專販木棉。船主曰馬勒爾。馬耳塞之士著也。至譚之所謀。詭祕異常。良難懸揣。惟其平時往來書札。均已檢置一篋。賚呈貴署。乞往檢閱。自可得實。費復問曰。譚年幾何矣。曰甫十九歲。方問對間。馬勒爾踉蹌至。謂費曰。費君費君。尊役胡貿貿然拘予之船。火譚德斯來署。得毋誤乎。費曰。予知之。行將一鞠其虛實也。馬勒爾曰。譚少年諳練。不苟於行。予愛之深而敬之至。幸乞寬假。勿與常囚等視。則感甚。費以王黨驟聞此言。疑馬亦爲拿黨。面目間微露鄙夷之意。哂曰。世固有於個人之私德。或航海經商之才。蘊雅可敬。愛而不免爲公家之大罪人者。洵指不勝屈。君試味吾言。然否。馬聞言色微頰。蓋其平生於政治問題。固亦有難言之隱。而譚費書赴愛來。巴烏貽拿破崙。又實有其事。不禁口爲之關。良久乃曰。夙知公長者。故不辭冒昧。爲代乞恩耳。費曰。願少安毋躁。姑待鞠後。虛實立分。如果見誣。自當釋令甯家。亦毋俟再三瀆也。脫不幸而罪狀昭著。吾亦惟有盡吾職耳。焉能枉法以相宥乎。且行且語。已近裁判。所遂與馬爲別。馬木然矗立者久之。繼思無可如何。乃嗒喪而歸。費既至裁判。

所見警兵等均在外室環守一人綦嚴知爲譚德斯爰命之入入則與費行舉手禮退坐於椅費視之廣頹而黑睛眉不甚濃唇厚齒白意態安閒揚揚如平常無惡色徐叩其生平譚自言年十九素執業於商船會當婚娶遽被逮年少識淺故無政治思想惟平生注念者三事一曰孝吾老父二曰敬吾居停主人馬勒爾三曰愛吾妻梅西塘已爾費聆其言論果頗篤實私念馬勒爾之言殆不吾欺乎遂繼叩以平日有無怨讎曰年少而位卑何怨讎之與有費又曰汝雖自以爲無怨讎然未弱冠而爲船主又得美婦此二者爲汝之福甯詎知不適爲汝之禍乎汝言貌誠慤故吾憐汝而憫汝且願以告汝者之書畀汝觀之遂探懷出鄧格倫所書示之曰此出於誰手子能辨之乎譚審視良久曰字迹詭異不之識也然幸哉僕乎公不以官威嚇我而乃以友誼厚我何幸如之費曰誠然子不必視吾爲官吏吾亦不必視子爲罪人此書中所述亮匪無因若者爲虛若者爲實盡明以告我言畢又自語曰倘吾妻聖美蘭見之或不吾疵也蓋聖美蘭及其親族皆王黨中人赫然有聲於時今費之鞠

譚乃下氣怡聲。若有哀矜之意。實欲藉此以勸其情。實非有意於袒拿黨也。故謂聖美。蘭見之。必詳揣知其用意之所在。云譚德斯曰。承公開誠布公。紆尊指示。某何敢復有所容隱。上負盛德。自取罪戾。疇昔番龍船主李克來。腦病瀕危。至第三日。自知不起。乃執余手而譁。曰。譚君。今與汝長別矣。敬將以一事相託。至爲重大。祈勿誤也。予頷之曰。惟船主之命是聽。不敢有誤。彼乃言。吾死之後。有遺書一函。務爲吾費往愛來巴島。彼受書後。必有報書畀汝。囑代寄諸法蘭西。汝謹受之。勿却也。今予汝金約指一勾。持以謁拿破崙。無弗見者。吾所志未遂。賈恨而歿。汝苟能不背吾言。庶長逝者之魂魄不至私憾無窮耳。費曰。然則汝若何曰。後死者旣蒙諄囑。何敢昧心。此不特予樂從之。恐他人當此亦未必不從也。比舟抵愛來巴。懷書持約。指以往。果得見拿破崙。拿問予以李病歿情形。深致惋悼。遂出覆書。命予爲寄巴黎。予次日卽行矣。費曰。汝言良無匿飾。顧此實不當爲之事。汝特未之思耳。雖然。此皆李克來誤汝。非汝之罪也。覆書旣猶未寄。盍以畀吾。汝自去可也。譚喜曰。然則予得釋矣。曰。然。

惟當先以書視吾然後徐釋汝未晚也譚曰行篋已盡在此公自往檢校可已費領之復問曰拿破崙之書命汝寄與巴黎何人乎曰考皇街之拏登卽奴爾的者是也費聞言大驚失色返坐於椅良久良久乃索書而觀之白語曰考皇街第十三號奴爾的如是者再少須又讀之譚不解其故問曰公亦識其人乎曰否否焉有忠義之人而與奸黨相識者乎費言雖如此實則奴爾的卽費之父也譚聞之局促殊甚曰其人乃奸黨乎書中云何吾固言未之知也費又問曰然則此書曾有人見之否乎對曰無有費謬曰此則汝之過也然而狀踈蹀面色改常視初入門臨翰時其慄然不可犯之氣概固已消歸無有矣繼復以手掩面額上汗下如雨自思幸而譚未知奴爾的卽爲吾父又幸而正裁判遠遊未歸否則不堪設想矣費蓋副裁判也其初意欲藉譚事以貢媚邀寵於法王譚爲人所訐發一絕妙之機會也正裁判他出未歸又一絕妙之機會也初不意拿破崙所致書者卽爲其父此則夢想所弗及也乃謂譚曰予本欲釋汝無如正裁判未歸必俟請命而後可汝姑留此稍待可也又曰

汝所以不免於禍者。徒以有此書耳。今吾爲汝焚之。乃擲諸爐內。俄頃焚盡。譚感激不可言狀。費復諄囑曰。若有人叩汝。以有無報書者。汝堅言無有。否則吾與汝均不免於禍。此書寄者爲子焚者爲吾。此外無知者。慎之慎之。切勿自誤。以誤吾也。譚誓曰。有如皦日。費復問曰。此書外尙有他物乎。曰。無有矣。再問。再答。乃鳴鐘呼總警長入。附耳而語之。總警長頻領首。費顧謂譚曰。汝且隨之去。門甫閉而費頽然臥於椅上。歎曰。危哉。危哉。吾平日希榮慕貴之心。幾盡喪於此一紙書也。父乎。父乎。汝何故屢屢陷人於坑谷中乎。久之。乃徐起。怏怏而歸。

第四章

總警長既出。復又召警兵二人。挾譚至一處。雖四周繚以鐵柵。而室清潔無塵。坐譚已惑於費之甘言。自以爲行。且見釋。故心頗甯帖。殊不驚懾。時三月一日之四句鐘也。俄天色漸暮。黑暗不見一物。迨十句鐘。聞啟鍵聲。門剗然頓闢。有二人秉炬入。偕四警兵挾槍刃呼之出。譚始猶逡巡。繼思費之言。遂不疑其有他。放膽徑行。及大門。

見駐馬車一輛。問曰：此殆將以乘予乎？警兵答曰：然。譚無如何，乃登車。二警兵與之對坐。其二則夾坐於側。第聞車聲，驕馬蹄，得居無何，已抵步矣。出車，復有警兵十二人，夾道而立。先與偕行之警兵，挾之登一小舟。四人環之而坐。長年四任駕駛。譚問君等將置吾於何許？衆曰：但去。莫復問。少須自知之。又問：則對曰：非不欲告汝。奈上官命勿以告。何？譚是時心志恹不自持，繼思費投書於火。實親見之，度不至有意外事。遂嘿然良久。偶一念及堂上之衰親，圍中之少婦，潛然不知涕之何從也。瞬息間，瞥視岸上有瞭臺燈火，明滅俄復。覩一宅於樹木參差中，隱隱露燈光。心知其爲梅西塘之所居也。目注燈光，悄然無語。已而燈光忽不見，蓋爲海濱高隄所蔽。知已入海矣。舟子揚帆而進。譚執一警兵之手而言：乞念同教之誼，明告已以何往。俾釋疑慮。兵怒曰：汝盲乎？抑生平未嘗汎海也。此何地耶？汝自思之可耳。旣而曰：汝立而遙望之可也。譚如言起立前望，遙見百丈之外，有山巍然。山上有大屋一區，卽世所稱爲區都獄者。此獄建設已閱三百餘年，不知生瘞幾許。人性命蕩析，幾許人資。

產矣。譚見之。穀。棘。殊。甚。謂。伴。送。者。曰。此。區。都。獄。也。予。何。辜。而。置。於。此。警。兵。齊。笑。曰。汝。試。自。思。之。譚。曰。然。則。將。囚。余。於。斯。乎。警。兵。曰。其。然。譚。曰。然。則。費。言。其。不。足。憑。乎。警。兵。曰。吾。儕。知。送。汝。入。區。都。獄。而。已。費。與。汝。云。何。惡。得。而。知。之。譚。涕。下。霑。膺。而。大。號。曰。天。乎。天。乎。方。欲。縱。身。投。海。四。卒。猝。起。力。持。其。足。擲。於。舟。內。以。一。足。踏。其。胸。曰。我。輩。不。防。幾。爲。豎。子。所。欺。敗。乃。公。事。若。敢。復。爾。卽。以。槍。彈。見。餉。勿。悔。也。譚。身。不。能。動。惟。切。齒。頓。足。恨。恨。不。已。歎。聞。有。聲。甚。厲。小。舟。簸。搖。則。已。抵。區。都。獄。矣。各。兵。執。槍。逼。譚。起。擠。之。入。環。視。周。圍。獄。垣。高。且。堅。厚。尋。復。有。兵。一。隊。整。步。伐。而。至。槍。頭。之。刀。閃。爍。有。光。中。有。一。人。曰。囚。安。在。從。吾。來。予。將。導。渠。至。臥。室。也。一。兵。在。後。推。譚。幾。仆。曰。去。之。譚。從。而。往。趨。赴。一。室。似。在。地。下。室。中。霉。腐。溼。熱。之。氣。蒸。騰。壁。上。滴。滴。如。淚。一。燈。置。矮。几。上。青。縮。如。豆。黯。淡。無。光。譚。心。知。導。行。者。爲。獄。卒。細。審。之。衣。襤。褸。貌。慘。澹。劇。可。畏。卒。謂。譚。曰。此。間。卽。汝。今。夜。之。臥。室。也。夜。深。矣。司。獄。者。方。熟。睡。未。便。驚。擾。姑。俟。明。晨。或。移。汝。至。他。室。未。可。知。也。麵。包。乎。清。水。乎。積。薪。乎。三。者。咸。具。於。室。中。汝。自。取。攜。可。也。今。別。矣。詰。朝。再。

與子相見。譚方欲叩以清水。所在則已。持燈下。鍵。鑿。鑿。而去矣。譚獨處。闇中。室冷。於冰。而身熱如火。黎明。禁卒入。見其僵立。故處。雙目含淚。因以手拍其肩。譚驚躍。恍如夢覺。

禁卒問曰。昨宵得毋倦乎。曰。不知也。腹中得毋飢乎。曰。亦不知也。禁卒注視之。曰。然則子有所欲乎。曰。惟欲見此間之司獄者而已。禁卒搖首。脅肩微笑而去。譚目送之。尚欲有言而門已復扃矣。譚無如何。頽然倒臥於積薪之上。大哭不已。自問曰。譚德。斯汝果何罪。而至於此極乎。旋復起。立於室中。盤旋奔走。至數千百遍。雖困。獄之在。圈。飛鳥之在籠。尚無此苦也。雙睫不交者。復一晝夜。翌日。禁卒復來。問曰。汝今日已稍悟乎。僕有一言奉勸。既來此間。卽與世絕。譬諸死灰。不能復燃。枯井不堪復汲。晝而餐。夕而眠。此汝權利之所有也。外此。卽非汝力之所能爲。卽如昨日。汝欲求見司獄者。此卽萬不能行之事。徒想無益。積想則成癡。勿自誤也。譚曰。此言信乎。曰。然。譬諸從前。此間有罪僧某。且暮妄想欲介予往司獄處。關說許賄以一百萬法郎。縱之。

潛逃。迄不得當。未幾而癡病作矣。今汝所居之室。卽渠曩之所居也。曰。然則此僧已得脫矣乎。曰。惡乎能。今已幽諸地牢中矣。譚慘然曰。噫。可憐哉。雖然。吾固非僧。且亦不癡。僅有一事相浼。幸勿見拒。曰。何事。汝試言之。譚曰。吾力不能饋汝百萬法郎。倘汝能爲吾致數行於馬耳賽之少婦。曰。梅西塘者。予將贈汝以克郎百枚。汝願之乎。曰。噫。脫不幸而爲司獄所知。是吾將以百克郎之故而被摺矣。予每年在此。固可得法郎二十枚也。曰。然則乞汝爲吾傳一口信云。譚德斯被囚區都獄。一言足矣。若此事再不吾允。予將持矮几匿於門後。他日汝入立擊汝腦爲齏粉矣。禁卒却步而怒曰。嘻。汝真狂矣。當僧之初病也。狀與汝正同。三日之後。吾必以繩索相加。延汝至地牢中。也。譚手執矮几。旋舞如風。旣而作欲擲之勢。禁卒曰。恕吾恕吾。予將往延司獄來見汝也。於是譚始釋手坐。矮几上故作病狂之狀。曰。速往。速往。予在此專候司獄也。禁卒旣出。旋來一吏。後隨四卒。吏曰。奉司獄命。卽以此人閑諸地牢。俾狂者與狂者伍。譚方欲置辨。諸卒瞋目疾視。不容少留。力摔之。如抱嬰兒下石梯。凡十五級。至

一牢則已。啟門而待。諸卒擲之。入門隨閉。昏黑不可言狀。漸伸手摸索。則牆壁而已。嗚呼。以活潑之少年。上有慈父。外有賢主。內有美婦。人生之幸福。可謂極矣。不圖一旦以不忍負死友。臨終之託。陷身豷狂諸苦。備嘗真有不如檻獸籠禽者。嗚呼。此何故乎。夫豈天之所以玉成豪傑乎。

第五章

費烈福既置譚德斯於獄。擬即日赴巴黎。面謁法王。意謂以奸黨之謀。首先入告。則恩寵必有逾於常格。萬萬者。其於譚亦故無隙。第迫於一己希榮固寵之心。遂不恤暫苦譚。以自利。況尤有可慮者。焚書之事。倘播於衆。則費父子均不免於戾。爲自救計。乃不得不出於此。此亦風癘殺人之故智也。費行於途。適爲梅西塘所見。溟背焚然。堅叩以譚之近狀。並乞援手。費聲色俱厲。曰。譚爲國要犯。吾安能援之。梅泣然曰。然則但乞明示。吾彼已死乎。抑尙生乎。二語足矣。費曰。此案頃已移往巴黎。非吾權限所及。彼之生死。吾又烏乎知之。拂袖徑行。趣巴黎。梅哀怨塞吭。木然若癡。迤邐而

行至提籃路口。垂首登車。執爾南見之。攀車而上。屈雙膝跪於其側。執其手而吮之。梅茫然罔覺也。既歸。徑就牀。寢時以悲苦逾恆。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質明見拂曰。噫。子是在是乎。拂歎曰。予昨日卽來此。卿自不見耳。時譚父與梅相對歎咤。殊莫審譚之爲往。惟馬勒爾知譚已見。因匿都獄爲之。百計營脫。凡城中位望素著之人。請託殆遍。而其時諸人輒以爲拿破崙返國無期。譚以拿黨被拘。事關重大。莫有肯爲之道地者。馬無如何。始怏怏而歸。時耿特廬見譚無辜遭此奇禍。心殊不安。日惟閉門一醉絕口不談此事而已。惟鄧格倫則忻慰異常。旣快報復之心。又獲久據番龍船主之席。有時見譚父躩躩街頭偵聽消息。但目笑存之。

費烈福旣就道。兼程并進。三日卽抵巴黎。首謁樞臣白蘭克。告以拿破崙謀復王位事。白蘭克入奏。法王未遽信。白乃實之曰。此費烈福之言也。王聞費名。卽趣召見。費長途奔走。塵盪滿身。法王前席溫語良久。乃徐叩以譚事。費曰。拿破崙備有兵輪三艘。頃已離愛來巴島。曩譚德斯臨行時。拿有口諭。命致之國中某奸黨。囑爲內應。藉

圖恢復。惟某奸黨爲誰。則譚已忘其名矣。先是有警部大臣某。嘗建言拿破崙不足慮。至是始得確耗。知拿已於二月二十六日由愛來巴島起兵登舟回國。將於三月一日抵安鐵毗。倉皇入奏。法王怒責之。費爲之緩頰。乃已。時又報大將奎乃爾遇刺於聖乾克路。行刺者爲拿黨祕密會中人。年五十左右。色蒼睛黑。眉疎而鬚髮甚濃。身衣藍色大衣。鈕綴薔薇花。既刺卽逃。追者尾之。至渠斯乃及考皇街。瞬息不見。費聞之。失色。心知卽其父。奴爾的也。遂興辭。法王問曰。汝歸與汝父同居乎。對曰。否。曰。然則汝必往見之矣。復對曰。否。法王悟曰。卿有愛國之誠。至甘離其父。可謂純臣矣。遂賜以十字寶星。以示矜寵。費感激涕零。持十字而口吮之。藉伸敬愛之忱。法王曰。汝謹志之。汝身雖不在巴黎。侍吾左右。然能於馬耳賽忠勤任事。論功無遠近也。費曰。若是則臣卽行矣。

第六章

費既退。尙未啓程。有叩逆旅之門而求見者。不肯道姓名。詢其狀。與行刺奎乃爾之

人無異費猶豫不卽延見而其人已昂然入視之卽其父也費震懼異常久之始曰吾卽歸矣父何爲而跋涉至此乃告以焚書之計及入奏之事又曰法王已預爲布置拿軍可不日就殲矣奴爾的曰拿破崙已抵齊納勃矣十日之後可至拉安二十日之後可抵巴黎法王之計恐無益也費又曰吾父行刺奎乃爾已爲人所窺破奈何奴爾的夷然曰奎乃爾始爲吾黨同志旣而盡調得黨中之祕奧乃畔而去之曷言爲王黨中人吾故刺殺之言畢至案側盡鬚其鬚脫其衣而服費之衣去其帽而戴費之帽徜徉而出邏者不知其爲奸黨也費旣歸默揣兩黨之勝負以爲拿黨勝則父力足以庇己王黨勝則己之榮幸不必言而力亦足以庇父父子各爲其主兩不相謀而足相補救亦狡矣哉未幾拿破崙歸國復位費仍不去職然與聖美蘭之婚禮則又緣此而稍稽矣時譚德斯在區都獄已五十四日馬勒爾見拿破崙已復位乃往求費出譚於獄費繆曰譚之事予已忘之矣及檢案牘曰然此人固由此間解往巴黎由巴黎解往區都者苟得首相之諭立可釋歸遂爲之屬草略謂譚赴島

傳書之事殊無實據。卽有之。則是今國王之功。臣懋賞之不暇。詎有反置諸囹圄之理。馬勒爾朗誦之曰。美哉。費曰。吾爲汝呈於首相。今日卽行矣。馬稱謝再三。歸述諸譚父。亦喜過望。豈知費私念若呈此贖萬一魯意。十八世再復位。是使反覆之面目。盡露。匪惟尊榮不保。且虞禍不旋踵。於是匿其贖。不發。惜乎譚德斯幽錮之餘。與世隔絕。於拿破崙復位之事。了無聞知也。馬勒爾爲友心切。往促再三。而費輒陽應之。而陰置之。逮滑鐵盧一戰。而拿破崙與惠靈吞之成敗。於以分。拿破崙不復歸。而魯意十八世再復位。馬勒爾亦自是不復詣費許矣。時費復遷土龍正裁判之職。後旬餘。始克與聖美蘭成婚。鄧格倫自陷譚德斯之後。私心恆惴惴。比拿破崙復位。慮終不免於禍。乃往見馬勒爾。辭船主職。得西班牙某商推薦。赴班京。馬德力遂不復返。亦不知其所終。云鄧去之日。卽拿破崙復位之第十二日也。自魯意十八世復位之後。凡平民力能荷戈者。競往從軍。耿特羅、佛爾南、皆預焉。拂臨行。梅西塘手持行囊。爲置於肩。而告之曰。汝若效命疆場。一去不返。是使吾終身無偶矣。於是拂以爲譚

苟不歸。則梅終爲吾婦。乃再三珍重。而別。譚父自拿破崙兵敗。再流希利納島。後望想都絕。老病頹廢。竟至不起。死之日。梅西塘猶雙臂挽其首也。身後蕭條。馬勒爾慷慨解囊爲之償。宿適治喪儀。自此梅西塘倍益零丁。恆怊悵若有所失。有時獨立林下。翫綠陰而永歎。有時徘徊海濱。對碧波而默語。深悲極痛。無限傷心。恨不投身天風海濤中。逐鷗夷以去。而終不忍者。非怯也。知徒死之無益於事。欲留其身以有待也。

第七章

魯意十八世復位後一年。特簡專員蒞區都獄。因且詢疾苦。亦仁政之一端也。譚德斯居地牢中。竊聞兵役。醫集往來。灑掃。如有所伺。且時耳語互相傳告。詢知爲提點刑獄員。將蒞止。譚方負屈無緣。自白茲幸。略有希望。乃日夕引領。以俟。未幾。果至。他囚一一蒞閱畢。問猶有未盡乎。司獄者對曰。猶有狂疾者一。另閉置地牢中。慮囚官雖爲狀少疲。然猶願謂司獄者必導吾親臨視庶幾宣上德而通下情。吾此行爲。

不虛司獄者乃以兩卒先謂地牢中之囚有時狂疾猝發劇可怖冒入虞爲所毒螫慮囚官曰第以人先慎防之可耳於是拾級下中穢暗不可名狀目爲之翳鼻爲之塞呼吸爲之窒礙歎曰焉有人類而可以置於此者乎司獄者曰此中有奸黨一人異常兇悍前奉倫敦長官之命令加意防範故不得已而幽置於此慮囚官曰然則此中止一囚乎曰然曰幽此幾何時矣曰殆將一稔曰然則其始至卽投於此乎曰否以其猝發狂謀潛殺禁卒故徙置此曰予將入叩其有無枉抑可乎曰狂不知人問亦無益曰姑試之或能稍解其煩冤未可知也嗚呼卽此片言亦足以見其人之仁愛矣司獄者曰甚善此公慎重民命之盛心也某曷敢不仰體惟尙有一牢距此約二丈許另有一梯達其室爲罪僧某所居僧故意大利某黨首領自一千八百十一年見囚於此後二年遂得狂疾尤可異者曩善哭而今則善笑曩甚瘠而今顧甚肥其所爲頗可嘖請先闕此因而後詣彼何如慮囚官曰諾予皆將蒞視之旣同爲罪囚復何分軒輊予惟有行吾心之所安以盡吾職而已矣於是命獄卒前導地牢

之門既闢。見譚。德。斯。蝟。伏。一。隅。聞。人。聲。始。舉。首。揚。目。而。視。面。無。人。色。狀。殊。可。憫。獄。卒。舉。火。二。卒。分。立。於。其。側。乃。前。就。之。譚。知。來。者。爲。慮。囚。官。淚。潄。潄。下。告。以。所。苦。官。諦。聽。之。曰。汝。胡。欲。譚。曰。我。何。罪。而。長。繫。於。此。若。無。罪。赦。之。可。也。或。有。罪。殺。之。亦。可。也。何。必。置。之。不。死。不。生。之。地。而。使。有。求。死。不。得。之。苦。司。獄。者。曰。汝。今。茲。所。言。殊。有。理。願。蠹。之。欲。殺。獄。卒。何。也。曰。不。然。予。見。囚。已。久。故。不。勝。其。忿。良。有。迫。而。然。豈。好。爲。是。哉。慮。囚。官。曰。汝。自。言。來。此。已。久。究。閱。幾。何。年。矣。曰。予。來。時。方。一。千。八。百。十。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二。句。半。鐘。也。官。曰。今。日。乃。一。千。八。百。十。有。六。年。六。月。三。十。日。然。則。汝。來。此。甫。閱。十。七。月。耳。譚。曰。噫。甫。閱。十。七。月。乎。何。去。日。之。少。也。司。獄。者。曰。汝。在。獄。中。惡。知。歲。月。十。七。月。也。十。六。年。也。皆。不。可。知。之。數。也。譚。聞。之。慘。然。謂。慮。囚。官。曰。今。幸。節。鉞。遙。臨。公。復。慈。愛。乞。明。示。囚。以。獲。戾。之。由。蓋。久。繫。而。不。自。知。罪。狀。其。不。可。耐。實。較。久。繫。爲。甚。雖。死。而。目。不。暝。也。官。曰。予。覩。子。狀。聆。子。言。良。用。矜。閔。願。謂。司。獄。者。盍。以。判。牘。視。吾。藉。可。諭。其。罪。狀。司。獄。者。唯。唯。官。又。問。拘。汝。者。爲。誰。曰。費。烈。福。曰。費。烈。福。與。汝。有。怨。乎。曰。否。

否費蓋吾之恩人匪特無怨而且有德者也官曰彼已久離馬耳賽而至土龍矣譚私念予之久繫或以此故亦未可知司獄者進語慮囚官曰公卽欲觀判牘乎抑俟慮囚畢而始觀乎官曰姑嬖蔑事後一觀可也乃謂譚曰汝姑忍辱居此予將爲汝一檢判牘藉知汝見繫之由也譚伏地泣謝衆乃扃門而去自此譚復得意外之希望亦稍解獄中之慘戚然以費烈福其人者陷譚至於此極離散其父子夫婦使受此無量之冤苦而譚反稱之曰恩人恩人感頌不置噫嘻費之兇狡可畏而亦可愛矣哉於是慮囚官復至罪僧所居之地牢問司獄者曰此僧之狂果奚若曰彼自銜其富以爲取不盡而用不竭始至之年自言欲賄吾一百萬佛郎縱之潛逃次年旋增至二百萬三年復增至三百萬亦越於今已閱五年矣彼見公入必耳語欲許公五百萬也官笑曰奇哉此僧何名乎曰名番蘭旣至其門上書第二十七號啓而入見僧盤坐室中四圍皆塵土蓋自牆上爪裂而下者衣破碎不蔽體繪一圈於地類搗摩算術者然凝神注視目不旁瞬耳不旁聽逮觀炬火照耀始徐徐舉其首猝觀

多人環繞大愕不解急以破衾裹其身頽然而臥。慮囚官就而問曰：汝有所求乎？曰：否。余無所求也。官曰：汝或者其不予識乎？予奉恩命來此。慮囚且詢所欲。惡者也。僧曰：身卽僧。番蘭者是也。生於羅馬。在大僧正斯巴達許爲記室者。凡十有二年。迨一千八百十一年。曾不自知坐何罪而見囚。自是予心常欲乞哀於意大利與法蘭西兩政府。覲復吾自由而已矣。官曰：汝所答非所問。吾蓋問汝居此有所苦否。爾僧對曰：所食者因糲。雖粗糲吾甘之。所居者壑谷。雖杌隉吾亦安之。惟有一事急欲奉白者。則身有五百萬佛郎。無所用之。願以獻諸政府。官笑曰：國家甯欲汝財乎？姑俟汝釋歸之日。自取用之可也。僧復執官之手而言曰：不幸而吾長繫。或遂瘐斃於斯。則財歸無用矣。何如俾國家取之。猶有所裨乎？況吾以五百萬貢諸政府。出而身享其餘。猶足以優游畢世也。官曰：幸早知其爲狂。否則將信以爲實矣。僧曰：吾非狂所言之財。亦非虛。盍偕吾共詣其處而取之。倘涉欺罔。仍執吾歸而幽於此。可耳。司獄者笑曰：然則汝藏財之所果安在？曰：距此三百里。爾曰：黠哉。以獄囚而遠出三百里。其

不脫走者幾希矣。慮囚官作色曰：汝既不狂，何以所答均非吾所問？僧怒曰：吾所言何以汝亦置弗答？汝既不欲此財，吾亦姑聽其棄，置汝不釋。吾出天亦必不久，困吾也。言畢，擲所裹衾，仍跏趺坐原處而擘算術。慮囚官亦徑出，往檢譚德斯獄辭。見判語略云：譚爲拿黨之虎，僂愛來巴島潛歸之謀，半藉彼力，務宜監守嚴密，毋少疎翫。其文與餘牘殊，殆致諸區都獄後而補牘者也。官自省無可爲力，遂亦置之。譚自見慮囚官後如垂燼之燈，復明將冷之灰，重爇於是。始知歲月不至如前，此之夢夢乃以指蘸地上塵，書於壁曰：一千八百十有六年七月三十日，自此逐日遞加，胸經多日始以爲浹旬，可冀省釋。不意消息杳如寢假，已數閱月昏昏，然日復一日，想望都絕，轉疑慮囚官之來特夢寐中之幻象，而非實有其事也。如是者又一年，司獄者他擢去代之者以獄屋鱗次，衆囚之姓名不能悉記。始命改編號數以爲標識，於是畧譚所居爲三十四號，而譚德斯之名以晦。

譚久繫獄。其備茹諸苦。自無待言。偶商於獄卒。乞出獄散步。不可。乞假讀書。或作工。以撥悶。亦不可。繼復乞與意大利瘋僧同居。藉消岑寂。獄卒憐之。爲白於司獄者。司獄者慮其合謀圖逸。卒不許。譚思求人。不應。不如舍而求天。於是日事禱祝。迄無驗。乃易而爲詛罵。久之。仍寂然。發憤時。至以首觸壁。血流被面。第覺舉室之物。如一束薪。一滴水。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與口鼻所呼吸之空氣。無不可憎者。繼思冤苦如此。生不若死。於是日惟求死。飲食銳減。竟夕不寐。如是者。又四年而卒。不得死。譚乃歎曰。求死之難。固亦若是乎。獄中日饋二餐。以爲常。譚執意不食。而又懼爲獄卒所撓。於是每食輒陽受之。而陰寫之窗外。獄卒不知也。嗟乎。是時譚年甫二十四五耳。自此以往。固尙有四五十年。可視息於人間。而無如死志已決。日卽羸弱。又一二日。並棄食之力。而無之。獄卒疑其病劇。而不知譚之自求速死也。旣而眩昏瀕絕。身不知痛。腹不知飢。口不知渴。閉目。輒見有星光千萬。如流螢之飛舞於野。田蔓草間。噫。是何物乎。其冥路或天國導引之光乎。迨是夕之十句鐘。忽聞有聲。砰訇乃少。引其。

首以聽之。第聞丁丁之聲。漸厲若鳥之啄木。虎之嚼齒。蓋以鐵鑿石之聲也。數分鐘後。聲寢邇而愈晰。方凝聽間。而獄卒饋早餐入。譚初死志已決。故不食不飲。以謀自戕。逮聞此聲。而忽又心動。思或有意。外之援亦未可知。乃稍稍進食。又慮獄卒聞鑿石聲。或生疑忌。致梗阻。因勉自措。拄努力與談。繼以抗聲謾罵。卒厭之。委食器去。又三日。譚飲食如恆。力漸復。一夕。獄卒既去。譚潛伏牆陬。諦聽。決爲隔牆鑿。無疑計。不如彼由外攻。吾由內應。庶事半功。倍展轉熟思。意良謂然而苦無器械。繼思食器乃陶製者。盍擲地而碎之。以供用。乃如策旋徙榻。卽以瓦片力刮榻下牆。惜暗中浮剗薄削。無濟於事。而牆外之聲則達旦始止。

翌日。獄卒來。譚示以破甑。曰。誤失手墮地碎之矣。獄卒瞋視。怏怏爲易一器而去。譚遂復徙榻。見牆罅日久鬆腐。土簌簌下。心竊喜。極力剗削。豈知踰半句鐘。所落土僅可一握。於牆無毫髮損。倘以算學推之。所剗之泥。約可於二年內鋪成一路。長一丈。闊二尺許。曠日持久。果何益乎。譚惘然者久之。又三日。灰土剝落。猝覩有石呈露。或

整或碎參差鱗次惟填砌頗密始則爬以指爪繼復剔以瓦片迄不少損輾轉躊躇苦無良策斗憶獄卒曩嘗以長柄鐵勺一盛羹湯來此不如計取之以供用遂舉新易食器置門側暗陬獄卒不知入而誤蹈之復碎譚笑謂曰子不如以鐵勺暫置此俟明日早餐時攜去卒領之遂去譚大喜過望趣食竟坐待一小時知卒不復至遂以鐵勺爲鑿插入石罅力撼之移時石動旋落穿一孔大可容拳心慰甚竟夕營營不敢少休蓋恐及旦則鐵勺將反諸獄卒也翌日仍以石堆蔽牆穴設榻於其上而高臥焉獄卒入呵之曰汝始則擲破吾瓦甑繼又故令吾踏碎之脫令獄中囚人如爾歲將增無量之糜費今以鐵勺置此諒汝不復能碎之矣譚喜不可言自此日力作不息而牆外椎鑿之聲了不復聞乃歎曰牆外人云胡不相應也豈有所疑懼而止乎未幾鑿入牆孔忽見有巨木一橫亙於其間鐵勺所不能爲力因失望據地而歎曰何天厄余之酷也聲未絕口斗聞有應者曰天乎天乎察其聲在地下若由墳墓中出譚毛髮灑淅曰此間舍獄卒外更無他人此聲胡爲乎來哉乃呼而問之

曰。言者誰乎。請更言之。地中復應曰。問者誰乎。請先以語我。譚曰。吾此間之囚也。曰。子何國人。曰。法蘭西。曰。子繫此幾何年矣。曰。吾來此時。乃一千八百十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也。曰。子坐何罪。曰。僕固無罪。曰。然則曷爲見囚。曰。彼以吾爲拿破崙返國之主謀耳。曰。拿破崙故帝。法國晏如何云。返國曰。渠去國久矣。遜位於風丹白露而謫居於愛來巴島。時蓋一千八百十四年也。子以何時來。顧茫昧。乃爾乎。曰。予來時實一千八百十一年也。譚駭然曰。然則子之來。先於吾四載矣。曰。然。繼之曰。速輟而工。勿再鑿矣。汝聞吾鑿石聲。以爲自外而內。而不知實自下而上也。汝所鑿之孔。距地幾許乎。曰。與地相去一間耳。曰。獄卒奚不覺。曰。賴有榻以蔽之耳。曰。然則汝榻適當所掘處乎。曰。然。曰。汝室外何所。曰。迴廊。曰。迴廊外又何所。曰。廣場。曰。惜哉。惜哉。吾誤矣。吾固以爲所鑿處直區都獄之繚垣也。意將由此穿達海濱。赴密邇之二島。曰。度門與鐵靶嶺者。庶幾得一當焉。吾於室中以灰畫地。而日夕凝視者。無他形。學爾不意。器具未備。而曲線竟差。由吾室而達於區都獄之外垣。僅四十尺耳。乃深入至

五十尺不下達獄垣。以入於海。顧上達汝室。汝室外爲迴廊。迴廊外爲廣場。夫固守兵往來雜遝之所也。不亦前功盡棄乎。譚曰。子之姓名可得聞乎。則囁嚅者久之。始應曰。吾蓋二十七號也。譚曰。嘻。子之意似不吾信也。旋聞笑吃吃曰。汝年幾何矣。聞汝聲似猶少壯也。曰。吾忘之矣。猶憶來時爲一千八百十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時。年甫十九也。曰。然則今猶未及二十六齡也。以未冠之少年焉。能爲奸黨乎。曰。然。吾實非奸黨。不幸受誣。陷耳。曰。昧子言良愿。慤吾本欲舍汝而他適。今聞汝妙年見枉。不能無概於吾心。吾姑去汝。遲吾復來可也。曰。子以何時復來。曰。覩隙而來。不能預定也。曰。然則汝慎勿舍吾而去。汝來吾室可也。吾往汝室亦可也。欲亡則偕亡。卽不果亡而斗室談心亦聊慰岑寂。尙其垂矚不我遐棄。汝居恆所愛者伊誰乎。曰。落落一身形影。相弔人固不吾愛。吾亦無所用吾愛也。曰。今而後汝尙愛吾。吾亦愛汝。汝壯則吾以兄事汝。老則吾以父事汝。汝父猶在乎。曰。自見捕後。老父之存歿莫知。若猶在人間。計年已七十矣。吾婦曰。梅西塘不幸嘉禮甫成。遽陷冤獄。老父之不忘吾。

吾可斷言第未知梅西塘何如耳語次唏噓欲絕地中人乃慰之曰眇者不忘視跛者不忘履汝上有慈父下有美妻而汝又爲鍾情之年少乃一旦至此自不能無望於中然徒悲無益縱不能強學予之善笑亦慎勿過悲以自苦今與汝小別詰朝當復晤談也語極慈善而音漸悽惻嗚呼人非木石孰謂僧侶之概無情乎僧旣去譚往來室中再三審視懼有罅漏自是竊喜有伴不至如前此之寂寥矣

第九章

明晨譚聞地下有剝啄聲凡三叩亟躍而起以手據地而聽之第聞有人問曰獄卒已去乎曰然曰若是則予將出矣曰甚善譚方欲叩以由何道而出語猶未脫吻斗覺手所據之石已豁然而開石開忽露一竇闊僅容身窈然深不可測歛探出一首禿如鷲繼而出肩未幾而全身皆見蛇行鷲伏而出旣出譚急挽其手導至窗隙透光處細審其狀身短小髮種種年不甚老而愁態可掬目深而眉黑長髯過腹額上汗出如瀉衣如懸鶉年約六十許而行動獠捷逾於壯年謂譚曰竇中大可出入第

須。愼。之。勿。爲。獄。卒。所。知。倘。遭。掩。捕。自。此。永。無。倖。矣。乃。俯。撥。洞。口。巨。石。如。拾。地。芥。容。色。不。變。曰。此。絕。妙。借。徑。也。汝。移。石。時。務。愼。之。勿。留。罅。汝。或。者。無。器。械。乎。譚。異。其。言。曰。然。則。子。有。之。乎。曰。有。之。吾。所。自。製。也。舍。銼。刀。外。若。鉗。鑿。錐。無。不。具。備。譚。曰。子。苦。心。製。造。不。知。幾。費。經。營。始。克。有。此。請。一。觀。之。以。擴。眼。界。可。乎。曰。可。出。一。物。示。譚。曰。此。吾。之。鑿。也。譚。視。之。銳。穎。而。木。柄。問。以。何。物。爲。之。曰。卽。榻。上。之。釘。是。也。吾。持。此。以。緹。幽。鑿。深。闕。五。丈。路。而。得。達。於。汝。室。者。皆。此。物。之。賜。也。言。畢。撥。几。倚。窗。令。譚。立。几。上。而。已。踏。其。肩。伏。短。窗。畔。嚮。鐵。闌。外。遙。睇。四。圍。一。過。急。趨。而。下。曰。吾。固。言。有。兵。防。守。今。果。然。矣。良。久。無。語。譚。曰。公。之。生。平。可。得。聞。乎。俯。首。者。久。之。曰。噫。余。卽。僧。番。蘭。是。也。曩。囚。於。威。內。薩。者。三。年。於。一。千。八。百。十。一。年。改。囚。於。此。譚。曰。何。罪。而。長。繫。至。今。曰。一。千。八。百。有。七。年。之。時。予。朝。夕。所。籌。之。政。策。寢。饋。所。不。能。忘。者。卽。拿。破。崙。於。一。千。八。百。十。一。年。時。所。欲。見。諸。實。事。者。也。予。之。所。見。與。馬。希。佛。畧。同。不。忍。意。大。利。瓜。分。豆。剖。析。爲。無。數。小。國。各。聽。命。於。孱。主。暴。君。壓。制。政。體。之。下。故。欲。合。之。爲。一。大。聯。邦。庶。幾。漸。卽。於。富。強。不。幸。

意。大。利。無。祿。語。至。此。聲。漸。微。首。漸。俯。頷。幾。抵。胸。譚。聞。之。茫。然。不。解。問。曰。獄。卒。以。汝。爲。
 語。未。竟。僧。曰。狂。乎。譚。笑。而。不。言。僧。曰。數。年。來。凡。見。吾。者。莫。不。以。吾。爲。狂。卽。吾。亦。自。承。
 爲。狂。也。此。間。賓。客。遠。道。來。觀。者。如。雲。皆。以。吾。資。談。助。爲。笑。柄。恐。不。久。將。斥。吾。爲。兒。童。
 玩。具。矣。果。爾。予。亦。怡。然。受。之。甘。優。游。卒。歲。於。是。也。譚。默。然。者。久。之。曰。然。則。子。無。意。於。
 跳。免。乎。曰。天。命。不。屬。跳。亦。不。免。也。曰。若。何。自。餒。也。汝。營。地。道。偶。不。幸。而。誤。所。向。何。不。
 改。作。曰。噫。談。何。容。易。予。製。器。者。六。年。鑿。地。者。二。年。精。力。浸。疲。手。足。重。繭。目。眩。耳。鳴。時。
 而。室。外。有。聲。則。急。竄。而。入。時。而。大。石。當。道。復。須。費。數。十。百。日。之。力。始。獲。徙。置。而。鑿。通。
 之。今。顧。不。幸。若。此。非。天。命。而。何。譚。曰。愚。意。雖。不。得。脫。亦。足。以。豪。且。吾。兩。人。獲。相。聚。亦。
 差。足。破。岑。寂。僧。曰。汝。所。鑿。之。孔。是。否。欲。由。迴。廊。而。達。廣。場。乎。曰。然。曰。是。否。上。有。十。五。
 級。之。石。梯。乎。曰。然。曰。然。則。吾。將。授。汝。以。術。汝。必。鑿。通。此。迴。廊。成。一。狹。路。路。成。則。可。以。
 出。而。至。廣。場。殺。守。兵。而。逃。矣。雖。然。予。力。能。闢。至。堅。之。石。路。而。不。忍。殺。一。不。辜。此。事。聽。
 汝。將。來。自。爲。之。可。耳。遂。欲。辭。歸。已。室。曰。吾。非。歸。休。蓋。將。讀。書。作。字。爾。譚。詫。曰。文。具。之。

屬亦皆有之乎曰然亦予所自製也予竭半生心血著成一書名實行統一意大利政策埃汝至予室當以視汝

譚曰汝在獄中著此書都數十萬言不知何從得紙曰吾以布代紙研使光潔與書於羊皮紙上者無異譚曰然則汝又爲化學家矣曰近是吾故與化學名家藍服斯郭朋南皆至契也譚曰汝成此宏著非博極羣書不能也曰吾在羅馬藏書盈五千卷諷誦至千百過擇其尤切要者凡一百五十卷揣摩者三年迄今猶心識之弗忘均能闇誦自見囚後每一目想與展卷無異凡諸作手若馬希佛顯克司配等十三家之鴻著靡不熟復然此特舉其尤著者耳外此不讀則已旣讀則必能詳其梗概譚曰然則若必通數國以上之語言文字然後能遍讀諸書而無窒礙也曰若德意志法蘭西意大利英吉利西班牙此五國之語言文字予所最擅長者也至於希臘古文則不過稍解其文義未能深造

譚曰汝著書紙則有矣奈無筆何曰吾亦自造之良適於用恐後人知吾造筆之法

躡而傲者不少也。此間每當水曜金曜土曜日，則得食魚。日曜日，則得飲酒。此汝所知也。予擇魚頭靱骨，製以爲筆。故食魚愈夥，則所得筆亦愈多。予室舊有壁爐，煙煤層積，予以日曜日所得酒調之，爲墨。水蘸以作字，殊清晰，故不第有筆，而且有墨。譚聞之，好奇心綦切，急欲一詣觀，遂與偕往。

第十章

自地道行，翔步良便，毫無罣礙。至迴廊盡處，路稍狹，蛇行而前，抵一石，掀起之，遂達室中。僧曰：「此時甫十二句半鐘，猶有數小時，可以從容談論也。」譚曰：「灼灼四顧，室中殆徧問子有鐘錶乎？何以能確知時刻？」予卽窗罅日光，穿射牆上者，知之不但歷試不爽，而且分秒無失。直與鐘錶無異。譚曰：「予急欲觀汝手製之奇物，幸速見示。」僧乃探懷中鑿卽爐旁，刷起長石，中有深穴，取束布三四軸，以出，並闊四寸，長十八寸。許展視，字細如蠅頭，整潔可愛。純川意大利文詞意，明暢便讀。僧曰：「此書於上旬始告竣，後數幅乃以敗布舊帋補綴而成者。」譚曰：「汝窮愁無俚，發憤而著此書，姑

無。論。其。內。容。何。若。卽。外。觀。卷。帙。之。富。已。不。知。經。幾。許。歲。月。耗。幾。許。心。血。始。克。有。此。將。閉。置。寶。中。聽。其。終。爲。霉。溼。所。剝。蝕。與。蛇。蟲。所。嚙。蠹。乎。抑。將。貢。諸。人。世。庶。幾。傳。世。而。行。遠。乎。僧。輒。然。笑。曰。是。有。天。焉。不。可。強。也。譚。索。觀。其。筆。則。一。細。管。修。約。六。寸。如。繪。圖。所。用。者。筆。穎。果。以。魚。骨。爲。之。末。歧。爲。二。其。顛。納。於。管。中。而。束。以。線。儼。與。常。用。者。無。異。把。玩。良。久。驚。歎。不。已。問。有。削。筆。刀。否。僧。出。一。刀。以。燭。籤。爲。之。鋒。銳。異。常。利。如。七。首。尤。可。異。者。謂。凡。此。諸。物。咸。以。篝。燈。夜。作。而。成。因。更。索。觀。其。燈。則。汪。汪。然。中。滿。貯。油。詢。以。油。從。何。得。則。曰。予。每。食。肉。必。留。其。肥。者。油。蓋。以。肥。肉。製。之。耳。詢。以。何。從。得。火。則。示。以。燧。石。二。片。焦。布。一。方。曰。吾。僞。託。手。瘡。向。獄。卒。乞。得。硫。磺。少。許。而。引。火。之。物。備。矣。旣。又。導。至。一。穴。穴。在。榻。下。揭。石。視。之。有。一。繩。梯。約。長。三。十。尺。堅。韌。而。緻。密。足。勝。負。重。曰。此。吾。曩。在。彼。獄。時。裂。襯。衣。抽。褥。線。纂。組。而。成。者。及。移。繫。此。間。潛。懷。之。而。入。彼。曹。不。覺。也。譚。曰。汝。拆。碎。衾。褥。獄。卒。不。見。之。乎。曰。吾。旣。抽。其。線。仍。縫。合。之。與。前。無。異。譚。詫。曰。然。則。汝。又。有。針。乎。曰。然。解。所。服。衣。上。插。一。針。末。銳。而。長。亦。以。魚。骨。爲。之。端。有。孔。孔。中。斷。線。猶。

存也。譚讚歎不絕於口。

於是僧返各物於故處安置妥貼。乃命譚坐而問曰：汝見捕之由，盍爲我詳述之。譚曰：唯唯。故應奉聞。奈舍被捕與見囚之年月日時外，餘皆茫然不知。何僧曰：雖然，凡無故而坐獄者，大抵不外乎爲他人所陷害。願欲推測其相陷之由，有二道焉。一則吾之行事有爲吾所利而他人所不利者，此取禍之道也。一則有爲吾所不利而他人所利者，此亦取禍之道也。二者雖若相歧而實相合，雖若相反而實相因。循是以求，不難得其底蘊。今之聽訟者，多昧於此，故呼暑之聲不絕於訟庭，銜冤之鬼日增於狴犴也。汝試爲吾言汝之行事有爲汝所利而他人所不利者乎？譚憮然有問曰：無有也。碌碌如予而年又少，旣無偉大之功名，復無尊榮之職位，人之問何所謂利不利乎？曰：非然也。汝之所言與法學及原理學二者多未相合，凡事必相因而成。此語汝謹誌之。汝不言將升爲番龍船主乎？曰：然。曰：汝不又言將取一少艾爲婦乎？曰：然。曰：卽此二者，度必有爲他人所不利者矣。試先以船主而論，有不利於他人者。

乎。譚曰：舟中惟有一人與吾積不相能，嘗忿爭者。久之，甚至予欲委諸荒島而去。僧曰：此人何名？曰：名鄧格倫。曰：船主李克來垂沒，與汝言時有竊聽者乎？譚凝思者久之，曰：噫！方李以書授予之際，室門未闔，鄧適過而見之也。僧曰：若然，則此事有端可迹矣。汝必周憶被逮時之情狀，悉以告予。予爲汝剖之，匿名告發之書，汝嘗見之乎？曰：見之。曰：然則試爲吾誦之。譚復沈思良久，乃誦以告僧。僧遽領其首，聳其肩曰：得之矣。此事之顛末瞭如矣。汝之居心良善，第行事殆必有啟人疑慮者。譚曰：然吾不忍負李君臨終之託，故爲賚書詣愛來巴島僧曰：然此汝之本心可白也。至拿破崙回國之謀，汝雖毫髮未預知，然汝在島傾談竟日，此不能不召人疑矣。少須復問。譚曰：鄧平時工書法乎？曰：所書絕妙。曰：然則汝所見匿名書，何若？曰：劣不成。書僧笑曰：此蓋懼人識其手筆，有意爲之耳。於是執其魚骨筆，畧蘸煙煤，水書於布上。曰：汝所見是否？類此。譚大驚曰：何以汝所書與彼匿名書幾無異也？僧曰：嘻！此不過易以左手耳。右手作書，書各成體，易於辨識。若左手作書，則人人相類，不復能

辨譚益驚服曰公何神察若斯也僧又曰汝婚梅西塘亦有爲他人所不利而急欲破之者乎曰有一少年與梅亦雅相得其名曰拂爾南曰此名近似西班牙人曰然曰汝試言拂能作此書乎曰不能曰然則鄧與拂曾相識乎曰唯唯否否噫吾憶之矣曩吾與梅偕往招飲時見渠二人於酒肆中敘談孔密也僧復問曰其時鄧拂而外尙有他人乎譚曰尙有耿特羅者吾素識也言至此斗恍然曰吾悟矣吾悟矣爾時吾固見案頭有文具之屬然則吾爲若輩所陷無疑矣語次切齒不已少須顧僧曰汝聰察若神設裁判官能盡若是則天下無冤民矣第吾猶有所疑者何以一訊之後不加覆勘而遽囚吾於斯也僧曰此殆不過爲案情重大爾雖然臨鞫汝者爲誰乎曰馬耳賽之副裁判也曰少壯乎抑老者乎曰觀其年約二十六七耳曰其待汝奚若曰溫顏而諭之不以官威相脅也曰汝遂舉顛末悉爲彼傾吐乎曰然彼旣焚書足以安吾之心也彼自言爲予滅傳書之迹所以明相右之誠也僧曰異哉略一沈吟復問曰拿破崙報書將誰寄乎曰屬寄諸巴黎考皇街第十三號拏登也曰

擊登乎曰然曰予有一故人亦名擊登觥觥然革命黨員也然則副裁判何名曰費烈福者是也僧聞之大笑不止譚不解所謂僧曰子亦大愚矣尙不知擊登爲何如人乎曰不知也僧曰咄其人非他卽副裁判之父也譚聞言大震如觸電抱頭而言曰異哉果爲其父乎殆非也殆非也僧曰信也擊登其名費其姓姓名連合而稱卽費擊登也譚聞之瞽然如墮雲霧中已而豁如夢覺曰是矣是矣吾固謂汝神人汝眞神人也僧曰此卽予所授汝之要術也汝爲船主汝所利而鄧格倫所不利者也於是鄧讎汝矣汝取美婦汝所利而拂所不利者也於是拂亦讎汝矣二憾交構此汝獲罪之遠因也汝見囚於斯淹忽數載知來時之爲何年而不知長繫後之閱幾稔是汝所不利而費與其父所深利者也此汝定讞之近因也汝苟不遇鄧則可以免旣卽遇鄧而不遇拂或猶可以免旣且卽遇拂而後不復遇費則汝雖不免於坐獄而庶幾猶免於拘幽不幸而此數人者互相牽率乃遂納汝於罟獲陷阱之中吾向謂凡事必皆相因而成此言中有至理汝盍靜思之譚時愴悅自失曰容吾歸室

後。愼。思。之。既。歸。不。食。不。言。木。然。若。僵。獄。卒。以。夜。餐。至。示。之。弗。見。呼。之。弗。聞。卒。搖。首。微。笑。而。去。未。幾。僧。復。至。見。其。狀。笑。曰。何。念。之。深。也。吾。將。以。祛。子。之。蔽。不。意。反。以。增。子。之。憂。若。此。後。勿。復。置。念。吾。亦。不。復。齒。及。矣。

第十一章

譚。謂。僧。曰。公。之。學。識。世。所。希。有。不。意。吾。幸。遇。之。尤。不。意。於。獄。中。遇。之。倘。蒙。不。棄。願。北。面。爲。弟。子。明。知。學。識。如。公。視。吾。之。淺。陋。有。甯。甘。寂。寞。不。屑。教。誨。者。第。以。公。之。夙。願。直。欲。救。意。大。利。全。國。甯。獨。愒。然。於。僕。一。人。矧。今。身。陷。囹。圄。他。無。可。爲。何。不。出。其。緒。餘。以。惠。我。後。進。於。公。亦。藉。可。破。寂。吾。自。此。矢。專。心。受。教。不。敢。復。起。兔。脫。之。念。致。分。蛾。述。之。功。公。其。鑒。愚。誠。而。許。我。乎。僧。笑。曰。汝。以。吾。爲。天。人。乎。實。則。吾。之。學。識。亦。有。限。倘。授。汝。以。形。學。物。理。歷。史。詩。歌。數。者。之。外。復。益。以。數。國。之。方。言。而。吾。之。能。事。畢。矣。比。及。二。年。汝。之。學。識。當。與。吾。無。異。譚。驚。喜。過。望。曰。二。年。中。卽。能。卒。業。此。數。端。乎。僧。曰。數。端。之。空。理。可。以。了。然。於。心。若。實。濟。則。猶。未。也。譚。曰。何。時。始。得。奉。教。僧。曰。汝。既。欲。之。卽。今。日。爲。

始可也。從此獄中別有天地。以銀鑿縲紲之身。而有譚藝傳心之樂。洵事之絕無而僅有者。譚曉夜攻苦。性尤穎悟。意大利文。故所素習。羅馬語。則曩居番龍船時。頗往來於東方諸國。亦諳十之四五。得此爲根柢。故六閱月後。於英德法三國文。均能略窺門徑。僧又循循善誘。始則教以數學。及見其於各種算法。漸有悟入處。乃復授之以詩歌。蓋以樸學易啟厭倦。終日矻矻。慮反阻其精進之興。故教之爲詩。以引動其天趣。踰年。譚之學問智識。煥然一新。與前此判若兩人。匪直不復圖脫。並恐蚤釋。反以廢學。然而譚之心。日以樂。僧之心。轉日以憂。一日愀然謂譚曰。汝以爲廣場。日有兵駐守否。乎曰。然。以吾度之。殆寸晷不離者。公以此爲問。其越獄之心。迄今未已乎。僧曰。寢饋於斯。未嘗須臾忘也。奈邏守綦密。何吾平生爲國流血之志。其終無日償乎。譚曰。邏者雖嚴。胡不殺之而逃。僧急搖其首曰。否。否。子勿復言。又三月。僧復謂譚曰。汝已強有力乎。譚曰。然。袒其臂。筋縷縷。墳起。取鐵鑿。抑而下之。俄復嶮然。鬱見。因攘臂。搥腕。距躍。曲踊。以示壯。僧曰。事苟非至急。慎勿妄殺人。汝能從吾言乎。譚曰。殺

人以自衛耳。脫非瀕危。詎忍以人命爲戲。僧曰。善。吾將偕汝另掘一地道。由此室經迴廊下而達於廣場。第既達廣場。處土浮而中虛。設有入行經其上。將蹈而陷。機必宣露。豈非功敗垂成。故宜掘至迴廊盡處而止。卽以此爲從出之途。緣窗而登。用吾所結之繩梯。縋而下。踰外垣而遁可矣。於是日營營於地道中。如礦工之治礦。譚見事有可圖。旣得臂助。復當久休之後。思力倍增。乃瘡踊躍兼程。力作勤敏。異常顧地道中所鑿落之物。若磚石瓦礫之屬。必昇棄他處。而後可否將愈鑿愈多。前路未通。而後路反塞。於是二人乃取積塊碎搗如粉。各投諸所居室之牕外。遇有大風。輒揚之。而去。所用器械。惟刀鑿木鏡三者而已。譚操作雖劬。而講誦勿輟。僧相與問答。或操英語。或操法語。藉資練習。復教以歷史。於志士仁人之義心。奇烈尤三致意焉。務言之綦詳。謁之恆切。使感發興起。而後已。越十有五月。而地道始成。廣場上守兵往來笑語之聲。聞之良晰。惟虞回廊盡處下有深坎。地已中空。設有人過而誤踐之。其險與前所慮同。譚乃儼立一木以支石板。俾不至陷。方忖度間。忽聞室中呼聲甚厲。

若疾痛呼。暑者然。諦聽之。知爲番蘭時。番蘭方於室中。削木爲釘。備懸繩梯之用也。譚亟。登息而往。見僧僵臥地上。面色青紫。額上熱出如蒸。譚戰懼。無人色。急問公何至此。僧曰。促行促行。審聽吾言語。未旣而已。唇白目瞠。體僵肌粟。亟呼之。僧氣息僅續。而答曰。此瘴攣病也。當被拘之前一年。猝搆此疾。勢瀕危。幸瘵不意。今乃復暴發。爾趣赴吾室。覓牀足小孔中。藏一瓶。蓄紅色藥水。亟取以灌。救吾庶幾萬一得生。舍此藥水外。他無生理矣。譚懼爲獄卒所見。急扶之入洞。由地道歸。抵其室。俾臥於榻上。僧顛聲告譚曰。今已達吾室。將以吾病發時之現象告汝。蓋不言不動。亦不呻狀。如已死。漸至口中。流沫強起。叫號終至奄然。氣力都盡。幾與實死無異。屆時汝可以鑿撬啓吾齒。持瓶中水灌入。吾咽或八滴。或十滴。均可萬一再生。未可知也。言甫畢。斗大呼曰。殆矣。殆矣。大限將至。吾其死矣。第見全體震動。二日上視口。嚼舌僵痰涌。顴赤手揚。足蹈力竭。聲嘶越二小時。情狀益危。面如死灰。體冷於冰。挺然僵臥。若已氣絕。譚急如所教。以藥水灌之。良久。良久。面色始徐轉晴。亦微動。嚶然而呻。譚驚喜。

欲狂曰幸矣幸矣僧病雖少減而仍不能言支離牀褥狀如鬼魅目注獄門不少瞬譚聞足音蹙然知獄卒將至蓋時已薄暮因僧病而幾忘日之夕也至是始覺乃急竄入洞石門甫闔而獄卒已啟鍵入矣

譚歸室。懣不能飯。度獄卒已去。急詣僧。許見其肢體蠕動。神色漸清。喜甚。僧歎曰。此病一發。精力全失矣。譚坐榻畔。執手而慰之。曰。精力雖耗。何難復原。僧曰。否。否。常疾初發時。僅一小時。半而止。既止了。不復覺。有他異。惟腹飢異常。亟起而取食。甚易。今則反是。右臂右腰。皆難移動。頭暈目眩。怔忡不甯。可見血聚於腦。腦虧則力不勝病。他日復發。卽萬一得生。亦必全體癱廢矣。譚慰之曰。卽使他日不幸復發。度君已出獄。當不至如今日之艱苦。僧曰。今日之病。是絕吾逃也。吾右臂已廢。焉能越垣而出乎。譚曰。姑靜以待之。俟霍然後卽泔水而逃。亦何不可乎。僧曰。不然。吾之臂乃永廢。非但目前而已。譚試攜其手。果木然麻痺。不復能自運動。僧曰。汝可以出矣。予將靜處於斯。以待天命。幸而得釋。未可知。不幸而填溝壑。亦未可知。汝年富力強。學識亦

不。落。人。後。正。宜。及。是。時。大。有。所。建。樹。請。從。此。逝。勿。復。我。顧。也。譚。曰。僕。之。於。公。敬。愛。交。至。誼。則。師。弟。恩。如。父。子。今。一。旦。當。公。病。危。舍。而。他。適。微。特。於。義。不。可。抑。且。於。心。未。安。吾。誓。不。獨。行。樂。共。患。難。公。勿。復。以。逃。亡。相。勸。也。僧。感。其。義。而。歎。曰。厚。誼。隆。情。深。銘。肺腑。第。汝。汝。居。此。兩。俱。無。益。明。日。予。將。有。一。言。相。告。茲。事。體。大。特。用。付。託。汝。慎。勿。易。視。而。澹。忘。之。譚。敬。受。教。乃。再。三。珍。重。而。去。

第十二章

翌日譚至僧室見僧左手持一紙遂造榻旁握手存問僧授以紙而笑曰汝試讀之譚審視數過曰此何物也是焚餘之紙愍遺其半字句既殘缺而不全墨色復奇特而可異此何物也僧曰此紙雖燼餘然所繫綦重茲敬以畀汝汝慎藏之勿失吾之財物盡在是矣譚嘖蹙微哂曰此卽公之財物乎曰然汝勿以吾爲狂吾所言者信也顧吾嘗屢以語人而人迄莫吾信雖然卽有信者吾固亦不輕付託也惟吾與汝相依久而相愛深度汝必不以狂譎目吾卽吾亦安肯以讒言廷汝乎譚曰囹圄

之。中。財。非。所。亟。公。言。卽。信。吾。奚。由。取。之。且。取。之。奚。用。僧。曰。否。否。汝。所。見。適。與。吾。左。人。生。斯。世。間。今。日。不。知。來。日。之。事。設。吾。終。祕。弗。宣。萬。一。鋼。疾。復。發。奄。然。長。逝。將。使。寶。物。永。棄。於。地。甯。非。可。惜。以。汝。長。厚。可。託。用。推。誠。相。告。汝。勿。復。疑。盍。細。讀。此。紙。譚。感。其。言。切。勉。從。之。誦。其。文。云。

吾。窖。金。所。在。卽。克。

東。抵。第。十。二。方。大。

羅。馬。二。百。萬。克。耶。或。

人

一。千。四。

八。月。二。十。五。日。

誦畢茫然不解所謂僧曰此紙予誦之萬遍口角流沫思之數十昏曉竭慮殫精然後能爲之足成其文固無怪汝驟讀之而不解也譚曰然則公已盡窺其祕奧乎曰然吾將以此紙之所由來及此事之顛末爲汝詳述之譚疑信參半急欲究其說歎聞履聲橐橐已達門外趣赴穴石門甫闔而來者已入僧室蓋司獄者也因聞獄卒言番蘭疾甚故臨視之番蘭扶病強起坐與語蓋恐司獄者因其病而量移他處將與譚所謀悉成畫餅也已而司獄者去譚時已潛歸已室方獨居深念忽聞地道中窸窣有聲急啟石門視之則番蘭跛而入譚大驚趣掖之起俾臥於榻上而身坐其側請畢前說番蘭曰予斯巴達之記室也而亦其良友主賓雅相得渠視余如腹心相遇孔厚渠家雖不甚富而名溢於其實至俗傳有富如斯巴達之諺其猶子輩均師事予親暱如家人父子無間形迹凡渠家事概不吾隱吾亦不自疏嘗見其於殘編敗紙中搜索不已予心訝之諷以捐有用之光陰作無謂之舉動渠聞言乃顰蹙強笑以應曰子無然予蓋將檢校吾家之財產也

先是有該撒斯巴達者。吾居停康德斯巴達之祖也。當亞歷山大十六世在位時。與該撒白良謀。招該撒斯巴達赴宴。酒一再行。亞歷山大出大僧正冠一。邀售重金。迫脅甚苦。該撒斯巴達不應。尋爲亞歷山大所謀斃。該撒斯巴達既死。亞歷山大等欲得其資。競卽其笥。篋書籍中大索遺囑。不得久之。始僅覓得一紙。其文云。

凡予所遺財物書籍之屬。悉畀吾猶子奇度。尙有窖金一所。另詳節略。願奇度永保用。毋忘乃叔父之遺愛也。

於是諸族子聞風。嚮集爭欲得其節略。傾篋倒篋窮搜殆遍。迄不可得。僉謂以斯巴達之夙擅富名。焉有所蓄。止此者。亞歷山大等雖極垂涎。所有苦無朕兆。可迹迹其室中所遺物。惟金版數事。直二三千克郎。現銀稱是餘則書卷而已。

泊奇度臨歿。復囑其妻曰。吾叔父所遺故紙堆中。有節略在焉。汝尙其慎守而力求之。吾居停康德斯巴達所屢索者。卽此物是也。予知其事亦爲之遍搜而卒無效。然則該撒斯巴達之遺財。微特亞歷山大輩徒切覬覦。卽其後人亦空勞夢想。殆如天

方夜譚中所言窖金深藏地下有神人爲之監守者矣予旣冥搜不獲乃復爲之綜計三百年來度支出入之數冀可推測而得之然亦終於無益康德斯巴達處境孔艱日用愁歎及疾亟乃以亞歷山大等所檢獲之遺囑畀予而歿

時余雖受而藏之而亦視爲無用之物不甚置意一千八百有七年余獨處故居停室中盡取所遺書而熟讀之以此室已質諸他姓遷讓有日故欲熟復藏書而心識之也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三句鐘時讀書過勞意倦日暝不覺睡去比覺已薄暮六句鐘矣室中黝闇乃掣鈴呼僕久遲不至自起篝燈偶憶案傍有一廢紙捲而爇之觸火卽燃於火光熊熊中瞥覩墨色有異急以手撲滅之噫此中殆有神助焉時焚餘者僅十之三卽汝頃所見者是也然墨痕隱隱鬱現於紙灰上猶有十之六七可辨予急錄存之熟讀翫味遲之又久然後能爲之足成全文可以覽觀乃更出一紙授譚譚視之其文云

一千四百九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余赴亞

一大僧正冠。責償鉅金。心猶未饜。復涎布喇裴帝扶之覆轍。爲所謀害。故預

吾窰金所在。卽克利門島是。前曾

東抵第十二方大石下。探之卽

羅馬二百萬克郎。或尙不止

者。實予惟一之承產人也。

一千四百九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該

閱竟。仍不解。僧曰。此紙卽適所云。猶有十之六七可辨者也。原紙已成灰燼。而吾猶獲卽墨痕。而追錄之。如此是良墨之效也。而該撒斯巴達之用。意深遠。可知矣。今以吾所足成者。示汝。汝可了然矣。

一千四百九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余赴亞歷山大六世之召。飲卽席。見界一大僧正冠。責償鉅金。心猶未饜。復涎吾產。欲強爲吾後。誠恐不幸而蹈高

布喇斐帝扶之覆轍。爲所謀害。故預書遺囑。立猶子奇度爲吾嗣。卽承吾產。吾窖金所在。卽克利門島。是前曾偕奇度共詣該島。指示其處。由小溪趣正東。抵第十二方大石下。探之卽得。凡予所有金銀珠玉一切寶貴之物。約值羅馬二百萬克郎。或尙不止此數。均藏此穴中。悉舉以畀吾猶子奇度。奇度者實予惟一之承產人也。

一千四百九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該撒斯巴達

譚覽之至再。仍猶豫未敢深信。問是卽康德斯巴達所屢覓不得者乎。曰然。曰公爾時旣見此紙。意欲何爲。曰數百萬金。久錮幽壑。是棄貨於地也。予本欲親赴彼島。取此不貲之財。藉作有用之事。以償吾生平未竟之志。乃挾舊著實行統一意大利政策。一書倉就道。不意見疑於警察。以致被逮。自此遂去品別拏。不復返矣。以汝長者。且素相厚。故罄吾隱。凡吾所知者。汝亦旣盡知。設予與汝偕亡。則窖金各取其半。焉可也。不幸而吾死。汝出卽汝一人盡取而專有之。亦可也。譚囁嚅而問曰。穴中所

有舍公而外竟無復有預知其事及應得其財之人乎僧俛而歎曰無之矣無之矣豪強之族寢卽式微今已家室蕩然無復遺噍汝何用是鰓鰓過慮爲矧康德斯巴達垂沒以遺囑畀余執余手而謂之曰萬一節畧猶存獲知窖金所在君可自取其言如是茲復何慮乎譚曰窖金所直究幾何也曰羅馬二百萬克郎約準今一千三百萬法郎耳譚曰噫若是其夥乎僧曰汝勿復疑斯巴達氏於十五世紀中傳世爲最久擁資爲極豐富名夙著婦孺皆知及今時過運遷泉貨本流通之物理無久祕而不宣分應屬若若自往取之勿吾謝也譚辭曰此財固公所應得者與譚某胡涉非其有而取之不義亦不祥某不敢也僧曰予長繫待盡身無親故汝視予猶父予亦視汝猶子亦旣恩如父子尙何爾我之足分吾幸而遇汝乃無子而有子汝幸而遇吾乃無財而有財此其中有天焉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汝何必斤斤於小節爲哉

第十三章

譚私念前司舟時與鄧格倫積不相能一日舟經克利門島嘗誘鄧登岸欲委而去

之。幸。而。鄧。不。果。從。不。然。豈。非。以。此。無。盡。藏。之。利。藪。悉。舉。而。奉。諸。仇。敵。之。手。乎。繼。思。亦。不。幸。而。鄧。不。果。從。以。致。見。陷。於。此。久。幽。黑。獄。不。然。吾。豈。肯。捐。堂。上。慈。親。閨。中。少。婦。而。易。此。不。可。必。得。之。財。乎。番。蘭。詢。以。克。利。門。島。形。勢。若。何。譚。爲。一。一。述。之。云。山。石。嵯。峨。作。尖。圓。形。勢。如。火。山。噴。薄。峭。立。海。上。番。蘭。遂。授。以。入。島。偵。取。之。術。譚。心。尙。猶。豫。以。閱。時。既。久。或。爲。捷。足。者。所。先。得。亦。未。可。知。而。番。蘭。則。堅。言。必。無。其。事。時。區。都。獄。繚。垣。之。瀕。海。者。歲。久。失。修。日。就。傾。圯。乃。鳩。工。重。作。環。以。堅。石。中。樹。鐵。門。譚。謂。僧。曰。吾。自。受。學。以。來。立。志。不。欲。苟。免。荷。公。垂。愛。欲。以。克。利。門。島。重。金。見。畀。豈。知。天。佛。人。欲。繚。垣。改。爲。恐。公。之。所。薪。終。歸。畫。餅。爾。番。蘭。搔。首。踟。蹰。似。未。聞。譚。語。者。蓋。此。時。番。蘭。之。心。至。堅。且。切。務。欲。助。譚。俾。越。獄。出。取。得。此。有。用。之。財。而。後。已。又。恐。該。撒。斯。巴。達。所。書。之。節。略。造。次。遺。失。強。譚。使。熟。讀。之。以。背。誦。如。流。爲。度。然。後。以。己。所。續。者。就。燈。下。焚。之。曰。防。爲。他。人。所。見。識。其。處。而。潛。往。也。

繼。此。復。教。以。得。脫。後。立。身。行。道。之。要。竟。日。媿。媿。不。倦。譚。耳。目。一。新。識。日。闢。學。日。進。始。

知前此固童騃耳。一夕譚方臥，忽聞顛聲疾呼。久之，漸厲諦聽之，審知爲僧疾復作。不禁浩歎，急奔赴。至則見斗室一燈如豆，番蘭倚牀而呼，顏色灰敗。長歎謂譚曰：「吾疾復作矣。此心樂死不樂生也。以孱軀累汝久，扶持抑搔，雖孝子之事父母，亦不過如是。予感汝者至矣。居恆勸汝遠引汝戀，吾而不忍去。今予瀕死，予死之後，汝好爲之蚤謀，自脫夫獄中，胡可久居。惟無機可乘，斯亦已耳。苟有可乘而尙猶豫，因循坐失，時會至如予之瘕死，獄中悔何及哉。」譚曰：「疾病人之常事，矧有良藥復何憂。乃卽牀足小孔中取瓶，謂僧曰：「吾曩嘗以此甦公，今何以知其無效。請速語吾。今日須進藥水若干滴也。」僧搖其首曰：「今日殆無望矣。五分鐘內，病勢將達極巔。迨一刻鐘，吾命盡矣。」譚大驚，堅問何術可救。僧曰：「汝今日仍用前者藥水，進十二滴可爾。第見吾疾漸亟，卽以進，不必待垂危也。此而不效，則盡傾瓶中水而注吾咽。若猶不效，則是吾命當盡，無可爲矣。」言畢曰：「吾力不勝久倚矣，令譚扶之就枕。」譚如命，僧乃僵臥於牀。

謂譚曰。吾平生終鮮。親故矧復長繫獄底。居恆惟形影相弔。無與爲歡。自得汝時。其言笑藉破岑寂。不幸而錮疾。屢作其猶能苟延旦夕。不遽填溝壑者。實惟汝是賴。復得汝躬侍醫藥。跬步不離。所謂患難與共。疾病相扶持者。汝洵大有造於吾也。今吾將與汝永訣。汝幸念吾垂死之言。勉副吾望。克利門島之行。慎勿以爲無益而置之。方誣誘未畢。斗竟體大震。筋掣肢攣。氣漸促。目暴赤。蓋熱血盈湧。由胸次達於面目。大呼曰。吾其死矣。死矣。

譚慰之曰。此次疾之來勢。雖猛。第較前似差緩。當不至有性命憂。僧曰。汝誤矣。此非病勢之較輕。實由吾氣力之不敌也。少須復執譚手而言曰。吾與子長別矣。克利門島之行。子勉旃。慎毋忘聲。未絕於口。而手驟釋。目瞠視。口流沫沫。盡繼之以血氣。如游絲。譚急以小刀。撬其齒。進藥水十二滴。注目以埃。良久。良久。至半句鐘後。仍木然不少動。譚氣促汗流。遂取瓶中水。盡灌之。俄焉體蠕動。歛大聲。噫氣聲震四壁。約二小時許。譚以手撫其胸。覺熱少減。脈漸調。面亦稍有人色。二目微啓。似有生。意時。

已將曙。譚遂滅燈藏諸暗。陬卽而撫之。則已氣絕矣。驚駭之餘。旣悲逝者。行復自念。不禁心酸。淚下復恐。獄卒將至。不得已。由地道潛返。已室。少須復往。省視冀其絕。而復蘇。亦未可知。行抵穴口。方欲掀石而出。斗聞獄卒驚呼之聲。乃却步。姑匿竇中而聽之。

尋有獄卒及警兵數人。紛來窺覘。未幾司獄者亦至。撼僧戶不動。飫以冷水。僵臥如故。乃皆去。俄頃人聲都寂。問一小時許。司獄者復偕一人來。聽其言。知爲醫師。始則囁嚅細語。不知所云。繼聞醫師命灼鐵烙僧踵。腥臭之氣直刺地穴。譚觸之。幾暈。旋又聞醫師語司獄者曰。是誠死。非詐也。遂有人以布囊盛僧尸。有從者問須行彌撒禮否。司獄者曰。此間宣教師。昨乞假一星期。赴希來司遊歷去。不在此。無爲也。獄卒問此囚尸以何時瘞。司獄者曰。以今夕十句鐘。或十一句鐘可也。復問尸身需人守視否。曰。無庸。爾曹鍵獄門如恆可耳。於是衆各鳥獸散。獄卒亦鍵門而去。譚伏穴中。備聆之。不覺涕下。思以番蘭之學識傑出。輩流苟獲大用於世。必有所裨。

乃幽錮黑獄者十數年。終於瘐死。舉而委之於壑。是彼實吾身之前車耳。嗟乎癡人。自相惜同病。益相憐。填豢獄之沉沉。睠雞竿而渺渺。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第十四章

譚欵歔入室。見布囊盛番蘭之尸。乃附尸慟哭曰。公竟先我而逝乎。夜臺寂寞。尙其不我遐棄。惠然肯來。繼思番蘭生陷冤獄。死獲自由。魂而有知。當不復戀此而來。卽我我何不相從於地下。思至此。遂欲自裁。俄復轉念曰。番蘭生受無量之冤。苦迄不得少伸其氣。鬱鬱賫志以終。吾當繼述其未竟之志。始不負其啓牖之恩。今茲從死。徒死奚益。不如且圖自脫。不幸被捕。或中道力竭而死。不猶愈於自裁乎。兩念交戰於胸中。不復能自決。乃起步室中。躊躇至再。忽得一間大喜。欲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意者天誘其衷。不忍使之與番蘭同歸於盡。故迫而出此耶。此之爲計。旣無穿鑿之勞。復無盤詰之慮。且不至久延日月。欲行則卽日可行。此誠一時冒險之上策哉。策果云何。姑徐及之。譚旣畫此策。卽由囊中取番蘭之尸。出曳入地道而至。

己室置諸榻上見其雙目不瞑揉而合之旋復如故乃以口吮其額覆以衾側其首使內向若面壁而臥者蓋譚居恆臥慣嚮內今若此冀獄卒見之意其熟睡而不察也擗擋既訖審度再三絕無罅漏乃反番蘭室中移榻近壁取番蘭所蓄之魚骨針及線身伏囊中而自內達外密密縫合之

時譚心怔忡不甯虞萬一覷破遂無生路故復持刃於手苟中道發覺卽以刃破囊出乘輿者惶遽失措刺殺之既復虞見瘞地下負土纍纍非惟力不能勝抑亦將氣閉而死則且奈何展轉思維頗志忑莫決卒奮然曰冒險之舉事無萬全聽諸天命而已

迨夜七句鐘獄卒饋晚餐至見譚酣臥榻上本欲呼之使覺第以譚自鑿地道後每力乏輒僵臥逾時始食習以爲常故獄卒今覩此狀亦不之怪置之而去而譚懼獄卒所疑致發其覆戰栗殊甚汗流被面

旋聞履聲橐橐由石梯而下譚屏息以俟繼復聞二人輦喪車至及門而止門關譚

微張眸。窺之。見一人持炬立。二人繼入。一舉其首。一舉其足。甲曰。此僧雖老。肢幹猶重。乙曰。嘗聞人言。一歲中骨必增重半磅。甲曰。繩索已備乎。乙曰。備之久矣。甲曰。縛已急乎。乙曰。唯唯。否。姑待下梯。而後用之。譚私念繩索何用。縛急者。又屬何物。方構思。問此二人。已置譚於喪車內。緣梯而上。執炬者前導。譚久困獄底。此時驟出。覺空氣清快。可喜而寒。殊甚。既下梯。甲先去。乙則留坐於車旁。曰。重哉。此僧復語。執炬者曰。幸以火昇。吾暗中難摸索也。譚心竊疑。不知所覓者何物。意卽掘地之鍬鏟爾。未幾物已覓得。譚出不意。斗覺足踝暴痛。幾失聲。以縛急。故乃知所覓。蓋卽繩索也。執炬者曰。縛已急乎。乙曰。然。譚竊笑。此時問縛急。未猶有說。乃未下梯時。已先問及。豈有繩索。未加而遽問縛之。緩急者乎。良不可解。時二人已下車。昇譚而行。約前趣五十步。置譚於地。而啓一門。門既闢。復前。忽聞潮聲。澎湃蓋已臨區都海矣。執炬者曰。可以止矣。乙曰。否。甯遠。毋近。偷擱於石上。司獄者見之。必責。吾惰。乃復趣前五六步。譚方欲揣其何意。斗覺兩端一執其首。一執其足。抗聲迭呼曰。一二。三。去之。歛覺。

身。墮。雲。霧。中。昏。昏。然。若。不。知。閱。幾。何。年。者。忽。又。如。飛。鳥。之。攫。繳。而。墜。於。半。空。砰。然。一。聲。由。波。面。而。直。沈。於。水。底。蓋。其。足。下。縛。一。鐵。球。重。三。十。六。磅。縋。之。使。然。也。前。此。守。兵。相。問。答。時。所。謂。縛。急。也。未。者。卽。指。此。而。言。非。以。索。縛。足。也。嗚。呼。此。卽。瘐。死。區。都。獄。者。葬。身。之。叢。塚。也。

第十五章

譚。一。落。千。丈。直。沈。水。底。頭。目。眩。暈。氣。窒。欲。死。幸。神。志。尙。清。急。以。手。所。持。之。刃。劃。布。囊。而。裂。之。惟。鐵。球。尙。綴。足。下。未。去。用。力。既。猛。愈。縋。愈。下。乃。復。割。斷。踝。上。索。鐵。球。下。沉。譚。乃。上。躍。浮。出。水。面。喘。息。少。定。懼。爲。邏。卒。所。見。急。下。伏。泅。而。逃。少。須。復。探。首。上。視。已。離。原。處。五。十。步。矣。仰。視。天。色。慘。澹。海。面。急。潮。怒。流。卻。顧。獄。所。來。處。則。怪。石。槎。枒。星。火。明。滅。二。卒。猶。植。立。水。次。未。去。乃。復。潛。伏。移。時。再。舉。首。則。炬。與。人。已。杳。

譚。急。欲。往。鐵。巴。領。島。距。此。僅。九。里。許。而。昏。夜。不。辨。嚮。忽。見。前。有。燈。光。閃。爍。若。星。卽。望。臺。所。在。也。乃。遙。借。望。臺。爲。準。趣。覓。水。向。左。轉。竊。喜。禁。錮。雖。久。而。齊。力。未。衰。游。泳。之。技。

乃復如故。惟私心惴惴。見潮頭騰擲。彷彿小舟。輒疑邏者之擊舟。來見追捕。力疾趨。趣暗中返顧。區都獄已無所見。默計當可脫。難念及此。力愈奮。一句鐘後。自忖苟趨向不誤。則指顧間即可抵鐵巴領島矣。

心覲游登岸。少休而風浪過大。迄無濟因。自奮曰。吾力猶未竭。正宜孟晉。竭力盡而死。未晚也。

轉瞬。天色愈闇。雲氣滋密。片片從空中飄墮。與怒潮相接。譚兩膝暴痛。憂惶殊甚。瞥覩怪石。獮立。色如炭。蓋已抵鐵巴領島矣。譚急攀援而升。坐憩於花岡石上。此時之心。視此石。不啻繡褥錦裯也。顧風雨愈大。體憊甚。竟奄然睡去。逾一句鐘。爲大聲所驚醒。亟張目視。則電光飛掣。迅雷如吼。癡坐良久。始悟已出區都獄。而身在鐵巴領島也。乃急擇一巨石。蟠伏其下。怒潮上濺。竟體皆爲浪花所溼。斗憶不食不飲。已一日夜矣。趣引手掬石上溜。牛飲之。數嚥。然後能起。立。電光猝閃。遙瞥見漁舟一葉。顯鼓風浪中。電再燭。則見漁舟漸近。三燭。乃見船桅已折。桅上懸一帆。片片碎裂。舟中。

有。數。人。或。抱。斷。桅。或。倚。破。帆。未。幾。帆。索。盡。斷。斗。聞。大。聲。發。於。水。上。隆隆。震。耳。則。舟。已。瓦。解。成。齏。粉。矣。

時。天。復。晦。冥。杳。無。所。見。卽。漁。舟。中。人。呼。救。之。聲。亦。了。不。復。聞。惟。風。濤。虓。怒。澎湃。作。響。而。已。久。之。風。漸。定。天。亦。將。曙。譚。私。計。更。逾。二。三。小。時。獄。卒。將。入。吾。室。窺。破。吾。隱。苟。警。礮。一。鳴。則。欲。逃。不。得。奈。何。蓋。區。都。獄。直。有。逸。囚。恆。聲。礮。警。報。遠。近。俾。堵。截。各。要。路。協力。兜。捕。勢。難。飛。度。也。譚。時。裸。跣。身。無。寸。縷。飢。饑。中。燒。腸。作。輓。轆。轉。四。顧。淒。切。悲。從。中。來。乃。仰。天。而。祝。曰。吾。冤。苦。無。告。幽。鋼。獄。底。者。若。而。年。今。微。倖。於。九。死。一。生。之。餘。逋。逃。至。此。天。其。或。者。鑒。余。冤。而。相。余。乎。

祝。畢。遙。瞭。見。與。區。都。獄。相。近。之。波。梅。島。濱。有。一。黑。物。狀。如。水。鳥。疑。爲。奇。奴。司。之。救。生。船。自。馬。賽。耳。海。口。來。者。譚。故。業。航。海。故。目。力。能。及。遠。思。洵。往。約。半。句。鐘。可。及。又。虞。或。見。盤。詰。無。辭。可。對。搔。首。踟。躕。迄。無。善。策。忽。見。漁。舟。覆。處。有。一。水。兵。紅。帽。挂。於。石。而。止。復。見。有。斷。木。浮。於。其。側。乃。急。游。往。取。幅。戴。諸。首。攬。得。斷。木。以。兩。手。牢。抱。持。之。浮。沉。波。

浪間狀如舟子之遇難者然。

復吹。層作聲。效水兵呼救之口號。且游且呼。良久始見數人駕救生船。破浪而至。乃棄所抱木。并命力前往就之。時氣力已竭。手足僵木。呼吸垂絕。乃再揚聲呼救。高舉紅帽。動搖以招之。顧體漸重。腿下沉。幸救生船中之水兵。棹舟如風。已疾駛而至。其前作意大利語慰之曰。勿怯。勿怯。於是譚復努力上浮。三發呼救之聲。然力愈不支。竟如鐵球。仍縋足下曳之。使沈者砰然一聲。復作鷗沒忘命騰踴於旋渦中。二水兵急入水。握其髮提挈而上。擲諸舟中。譚遂暈絕。

踰時目微啓。細察此舟。何嚮。幸非還向區都獄者。一水兵灌以溫酒。復以海綿按揉其四肢。寒戰少減。力亦漸復。

此船實非救生船也。其船主名乾哥。既見譚。操法語而問曰。若何許人。幸以實告吾。譚強操意大利語對曰。吾馬帝司之舟子也。舟轉漕。自雪蘭古歸。抵摩琴岬。遇風舟覆。飄泊至此。船主曰。汝同伴何在。汝何由獨保生命。譚曰。合船俱溺。吾幸攀躋石上。

獲延餘喘以待救。然非遇諸君，終必葬身魚腹。或餒死而已，再造之恩，感何如之。特媿無以報耳。

一水兵曰：吾援汝時，心尙猶豫，以汝髮長盈尺，鬚亦盈六寸許，厥狀頗類盜賊，不類舟人也。譚聞之，始憶自入獄後，從未修薙鬚髮，乃權詞以對曰：是誠有之。然亦有說，以吾與未婚妻約，效封髮之故，智非遇陋，則不加修薙。今旣涉險，約其可解矣。

船主躊躇而問譚曰：將焉置汝？譚曰：惟君所命可耳。吾之船主與同伴咸殞，遺吾一身，零丁無告，幸吾夙業航海於長年一職，尙堪承乏。此行竊欲爲諸君子稍效緜薄，未審能不棄余否。設後此僕不勝任，則俟舟抵萊公巷時，僕自登岸，他適其於此執役，應得之俸，卽準爲衣食之費，何如？

船主曰：汝言果由衷，吾亦何忍峻拒。遂許之，乃自入艙，取衣襦出畀譚，使著之。問更有所需，未譚曰：倘復賜以麵包一及卮酒，藉療飢渴，則幸甚。實告君，僕不食不飲，已一晝夜矣。船主領之，卽命人以二物進譚，旋下令舟速啓行。

譚手酒卮。歷憶前後。冒險狀痛定思痛。悲喜交集。忽聞船主驚呼。區都獄何事。告警譚引。遙矚見有白煙一縷。直上於區都獄。繚垣之間。知爲警礮旋果。聞隆隆之聲。舟人相視無語。船主問譚曰。此何爲者。譚對曰。區都獄每有逸囚。輒鳴礮警告遠近。此卽是也。船主凝睇譚良久。譚神色不變。從容飲啖。衆乃不之疑。

譚飲啖旣畢。顧謂舵工曰。汝操舵久。得毋過勞乎。僕請代。若舵工不答。而目船主。船主曰。彼旣願代。爾聽之可也。舵工乃起授舵。譚受而把之。行次。偶問今日何日。船主以二月二十八日告。復問今年何年。船主勃然變色曰。汝云何可更言之。譚曰。吾問今年何年耳。船主曰。嘻。汝問今年何年。乎。譚始自覺失言。強笑曰。吾驚悸亡魂。發言不擇頃。乃以今年何年爲問。是耶非耶。船長始告之曰。今年乃一千八百二十有九年也。譚默念在獄已閱十四稔矣。被逮時年甫十九。今年則已三十有三。歲月不居。人事萬變。未知老父尙存否。復思梅西塘得母。以吾爲已死。而改適他人。乎。至念及鄧格倫。佛爾南。費烈福之徒。又不禁切齒腐心。誓必復厥讐而後快。

第十六章

自是譚居舟中循例操作坦適如恆人莫能窺其間且其操舵宛轉如意進退中程洵爲不可多得之材船主與火伴咸敬愛之而譚則已詎知此舟專營私販繞越關稅初非正業然自顧他無所適暫時寄迹固亦無礙且去留可任意爲計亦良便比舟抵萊公巷譚急登岸覓理髮匠整容匠怪而詰之譚仍以前言飾對既歲事索鏡自照不覺失色蓋被逮時年未冠神采煥發倜儻可喜今則形容枯槁面目黧黑嘖眉蹙頰雖欲強舒展之而有所不能然外貌雖變遷而中藏之學識則亦較疇昔判若霄壤此時卽逢親戚故舊亦且覲面不相識藉免覷破尤未始非不幸中之大幸思及此聊用自慰乃出理髮匠之門往購衣物略具乃戴水兵之紅帽衣柳條衫著白色襦徜徉而返取船主曩所假之衣履悉還之遂往謁船之資本家曰藍巨安者藍見而悅之恨相得之晚許以久任惟譚意雅不欲敬謝之然感其誼許爲之勉留三閱月焉

舟泊萊公巷七日。滿載色紗、花布、棉花、火藥、煙葉等貨。大率違禁或未黏印花者。由萊公島漏稅偷度。擬駛往高雪加。詰旦舟行。譚立於甲板上。眈眈遙望。目不旁瞬。蓋所望者卽克利門島是也。翌日。舟循哀利勒海濱行。薄暮。見岸上燈火燦然。條焉盡滅。蓋譚舟有檣燈。岸上人識之。故滅燈以示已見。此私販之暗號也。於是舟漸傍岸。忽有舢板四艘。悄然無聲。順流而下。蟻附舟之四圍。悉運貨物而去。藍巨安卽以所得多金。分潤舟衆。衆皆大喜。自譚登舟後。此其第一次也。第二次復爾。衆愈喜。及第三次。滿載煙酒等物。爲關吏所察破。遂開槍擊之。居然小戰。互有損傷。譚左肩亦爲彈丸所中。而神色自若。絕不呻楚。藍巨安壯之。愈益愛重。慰問不絕。譚在舟。長日無事。遂舉所聞於番蘭者。以語藍巨安。若航海、經商、天文、輿地之屬。恆詳哉言之。藍曰。吾一介舟子。將焉用此。譚曰。是不可知。拿破崙非由布衣崛起而爲帝王乎。藍笑而頷之。

寢假二閱月。譚於私販之計畫。傳遞之暗號。莫不洞悉。惟久欲登克利門島。一探金

穴。顧往來十數次。迄苦無隙可乘。若無故登島。又恐爲同伴所疑。屢欲辭藍而他適。藍再三挽留。譚無如何。亦姑安之。

一日。藍與譚相攜赴酒家小飲。其處蓋私販醫聚之所也。既至。則見人聲譁。相聚而言。戟手瞋目。語無倫序。細審之。乃言有一估舶。滿載土耳其絨氈。與拉文得綢料等貨。欲覓一適中地爲市場。先行交易。然後運往法蘭西某港。此舉所得。可鉅萬云。藍聞之。曰。卽擇克利門島爲市場。若何。衆咸稱善。譚聞之。心尤竊喜。惟力制之。不使形於色。巡行酒肆中。第見笑語雜。選人各異態。奇詭百出而已。

第十七章

藍計畫既定。譚歡躍。舞不可言。喻蓋無故登島。必啓衆疑。今則有機可乘。詎非天。意是夕。眠舟中心。志忑不甯。萬念潮湧。臥不貼席。闔眼輒見斯巴達。示己以窖金之處。幻夢憧憧。揮之不去。卽亦不自知其何故。且不自解其何心思之。失笑翌日薄暮。譚語同伴曰。公等各歸寢。吾自操舵可耳。是夕。藍巨安夜覺。起視。見舟行倍速。比黎

明五句鐘已抵克利門島矣。

島已在望時晨光熹微初日影映譚憑舵樓遙矚一覽瞭如停睇良久私念番蘭之言未知信否斯巴達之藏未知今尙存否卽尙存將若何探之探得將若何取之復思一朝斗獲多金具大能力則平生恩怨圖報良復未遲輾轉思維疑信與驚喜交集。

是夕十句鐘藍巨安率衆登島此島固若輩所時至而藉爲息肩之所者若譚則初陟也藍命發數槍爲號於是貨舟疾駛至裝卸紛紜互市旣畢彼舟遂去。

明日譚攜槍挾彈陽爲將行獵山羊也者欲離衆獨行藉探徑途乾哥力請與俱譚欲却之懼反致疑不得已諾之行未里許瞥覩一山羊距躍於林薄間譚發槍殪之令乾哥攜回魚而膾之供同伴大嚼乾哥旣去譚復向前顧時時反顧中道見一石高可尋丈因陟之以下視見衆得羊大喜爭欲烹啖遂復獨進且行且四顧雖一溪一石之微莫不目注而心識之譚行次或俛或仰起伏不常復得山石參差掩映故

不至爲同伴所見。窺尋久之，仍無朕兆。方悵快間，忽聞同伴呼聲。蓋烹羊既熟，欲與譚共享之也。譚登石巔，遙頷之。突有羚羊奔越而過，譚奮力追之於山石上，踴躍往來如履平地。衆目注口呼，歡笑之聲雷動。譚忽失足，傾仆隕大石下。衆奔赴見譚，已暈絕。血流被面，蓋自上下墮，高且丈餘也。

衆亟以藥酒灌治之。譚目微啟，言腰膝並受重傷，頭暈目眩。衆欲扶歸舟中，譚堅却之。謂傷勢甚重，不任移動。復趣衆往啖羊脯，聽已留此少憩。竢小瘥，當偕衆返。衆無如何，遂聽之相率去。一句鐘後，復往省之。則譚已踉蹌移數步，倚於石側。傷勢非惟不減，且似增劇。藍巨安亦至，促譚強起行。蓋次日舟卽啓碇也。譚力疾強移，顧一移痛輒刺骨，面色灰敗。乃謂衆曰：「吾痛苦甚，不可以遷甯檣斃於此耳。」公等苟不棄，幸少留食物以充飢渴，並惠槍彈藉以獵羊，而自衛。更畀鐵鋤一具，俾得誅茅以蔽風雨。卽已受賜，孔多矣。藍巨安曰：「吾曹此去，經旬始返，汝不將餓斃乎？」譚曰：「與其痛死，毋甯餓死之爲愈也。」乾哥曰：「公等且去，吾留此伴之可耳。」譚曰：「以吾傷而羈汝於

此吾心安乎乾哥固以請譚卒婉謝之衆乃爲譚少留食物兼代構團瓢一旦畀以槍彈鐵鋤珍重別去。

第十八章

譚於是一手執槍一手攜鋤登山巔遙望知舟去已遠乃默誦斯巴達節略中語一過依所指方嚮由小溪趣正東沿途樹木叢雜苔蘚封積忽見有磐石十數方瀕末一石尤大旁有穴僅可容臂擣以鋤石凝然不少動躊躇者久之斗得計卽以乾哥所留贈之火藥卷而燃之投穴內譚亟卻立而遙望之藥轟然爆發煙塵蔽目踰時始熄譚趣就視則石已炸裂如齏粉以鋤撥之見其下尙有一石力掀起之則下砌石板面有鐵環譚猝覩之不禁瞠目橋舌少須手舞足蹈驚喜若狂乃手曳鐵環力揭之石板啓驟覩一梯緣梯下陰暗不可名狀譚竭目力不能辨乃以鋤攔植索塗而行心惴惴汗下如雨至一處捫之如有牆壁揮鋤連擊壁上灰土剝落時譚力已疲極卻行而出四顧無人乃臥地小憩飲酒少許復入徐行至前所。

復以鋤擊壁至第六下忽聞所擊之處有聲如鐵器譚亟出穴復熬炬持入審視之則見一匱爲橡木所製四周緘以鋼條匱蓋上有銀鑄一冠冠下置劍盾各一惟匱緘甚固不易啓譚乃以鋤背插入匱蓋縫中竭力掀撼鋼鍵始割然而斷譚閉口少休然後啟匱審視匱中凡區三格一格爲餅金二格爲條金三格則盡鑽石珠玉也此時譚驚喜至極顧反俯仰自失愴恍如夢疑而自問曰是其夢耶抑真而非夢耶。

於是疾趨而出歡呼怵舞海鳥爲之驚飛山羊爲之駭躍第覺滿山草木皆呈新色天地日月胥含喜氣復入穴熟視金匱良久仍猶豫以爲夢境遲之又久乃蹠而謝天復蹠而謝番蘭與斯巴達綜計所獲凡金幣一千枚枚約重二三鎊克郎二萬五千枚枚約準英金四鎊至於珠寶玉石之類不可勝數譚乃出穴稍啖食物夜卽臥於穴口翌日復入穴掬珠寶數握納諸懷中緘闔金匱如故旣出穴復封閉穴口俾一切如故且移花草植其上凡泥塗中之足印石壁上之手跡莫不剗削淨盡於是

始安坐以待同伴之來。嗟乎！若譚德斯者，其始不過一長厚少年而已。使終其身，然而爲番龍船主，度亦碌碌無所表見。與恆人等耳。及不幸而以拿黨見逮，而後譚之名始聞於世。此不可謂非鄧格倫拂爾南費烈福諸讎家之力也。乃至受教於番蘭得金於荒島，其所處愈艱，而所遭顧愈幸。卽所成就亦愈奇。後此數年，遂競傳有譚德斯大復讎之舉。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倫理
小說

英孝子火山報仇錄

二冊大洋九角

是書敘孝子之母為人刺死孝子痛不欲生歷盡長途艱苦至墨西哥以覓其仇時正值墨西哥亡國之日兵荒世亂殺人如麻孝子身陷其間被祭司擒赴天壇備祭妖神及遭種種危難事後卒得脫報仇歸國則其未婚妻尚守貞以待遂成嘉禮傳為美談其中夾敘天主教慘酷殺人狀並西班牙人擒取黑奴幽囚販賣及野蠻鬼之俗離奇駭怪尤饒趣味

義俠
小說

情

俠

定價大洋三角

是書敘英國一少年其貌酷肖俄國莫斯科總督因悅一虛無黨女子故遂躬蹈巨險冒稱莫斯科總督直入其城出奇制勝卒出女子之弟於獄中而歸締姻好讀之令人忽而驚忽而懼忽而喜又忽而妙語解頤則更為捧腹不止

探險
小說

七

星

寶

石

定價大洋二角

是書敘英國一博古家性極嗜奇專事搜羅古物嘗入埃及魔谷中獲一七星寶石石為古代女王棺中物女王有奇術雖死如生且具絕大魔力能分解其肢體為絕小部分夜入博古家之室戕害之既死復甦後又取女王屍置室中將實行試驗俄而變作博古家及數從人竟死事頗詭誕不經或亦好奇嗜古者所喜讀歟